皇清經解續編

D仁12
698
52

門 D 12
第 卷

毛詩攷證一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國風

鐘鼓樂之

石經鐘作鍾

我馬虺隤

何焯云虺作尪與仲虺之虺不同

云何吁矣

爾雅注引詩作盱石經作吁郭所引或三家詩也

薄言襭之

釋文擷一本作襭同阮元云說文衣部襭擷文重實一字耳

不可休息

釋文舊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正義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阮校正義是也

漢有游女

正義定本游作遊

召伯所憩

釋文憩本又作愒今本譌揭阮校改

白茅包之

釋文本包作苞段玉裁校今本作包譌

于嗟乎騶虞

說文虎部云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食自死之肉从虎吳聲按鍾鼎虞从矢从虍矢側行也王會篇曰央林以酋牙酋牙者若虎尾參於身酋牙卽騶虞也陸璣詩義疏云騶虞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故側行以辟之也

願言則嚏

毛本作嚏竹利反箋讀嚏詳音義音義本又譌聮段校是

濟盈不濡軌

岳本作軌石經作軏釋文从軏段校定作軌

濕濕其泣

段校從說文所引作止以泣爲鄭改字

賈用不售

錢大昕石經攷異云舊蓋本作讎段校讎正字舊俗字

昔育恐育鞠

石經宋本鞠皆作鞫

玭兮玭兮

段校從釋文及周禮內司服釋文玭本或作瑳定爲同文異

本非二章作玭三章作瑳也

揚且之晳也

阮校晳作晳从白

終焉允臧

石經宋本皆作終然閩本亦不誤明監本汲古本作焉阮改

如切如磋

岳本作瑳阮校据說文無磋字定磋爲瑳之俗字

美目盼兮

石經盼作盼

總角之宴

釋文之宴如字本或作幵者非正義經有作幵者以甫田總

角幵兮而誤也定本作宴

遠父母兄弟

石經作遠兄弟父母

將其來施施

顏氏家訓書證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

遂是之恐有少誤臧琳云經文一字傳箋重文邶谷風有洸

有潰傳箋皆然以江南本爲是

叔于田

石經宋本皆作大叔于田阮校以爲正義本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

不寔故也

釋文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東門之墠

正義釋文本皆作壇定本作墠

聊樂我員

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云云員古今字

零露溥兮

正義云靈作零字故爲落也段校經本作靈箋假爲零訓落

依說文則是假靈作霝釋文溥本作團匡謬正俗云詩古本

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爲團字讀爲團圓

之團

無庶予子憎

正義云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

非也按定本與傳合傳曰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訓庶見惡謂

憎此與子與上與子相應定本是也

總角卯兮

石經卯作丱

突而弁兮

正義本作突若弁兮定本作突而弁兮按而如古通突如卽
突若也
頎而長兮
正義本作頎若長兮定本作頎而長兮釋文亦作頎而與上
突而同讀如
不知我者
石經作不我知者小字宋本同岳本同明監本毛本作
不知我者阮校從石經
父曰嘻予子
武億云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亦韻子季弟兮句
行役向下讀

桑者閑閑兮
釋文本作閒閒音閑本亦作閑正義本作閑閑
誰之永號
永鄭讀詠歌也釋文本作詠正義本作永阮校以永爲長
弗鼓弗考
正義本鼓作擊云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
義並通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定本同
白石皓皓
石經皓作晧阮校說文無晧字定从日作晧
有杕之杜
顏氏家訓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傍施大傳曰杕獨兒

也徐仙民音辻計反說文云杕樹皃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安且燠兮

釋文本作奧正義本作燠

人之爲言

釋文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正義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段校從釋文

蒹葭淒淒

釋文本作萋萋云本亦作淒明監本閩本毛本同釋文本石經宋本皆作淒

有紀有堂

釋文紀本亦作屺正義云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

可以樂飢

宋本皆作樂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癢沈重所謂晚詩本也釋文以爲鄭本阮校傳本作樂音洛鄭讀癢力召反非於毛本外別有本也

彼美淑姬

釋文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是詩本作叔鄭讀淑也釋文從之注疏本誤作淑音叔當從通志堂本改正

歌以訊之

釋文訊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按訊於韻不協段云誶訊義別誶多譌作訊爾雅誶告也國語誶申胥詩莫肯用

辭及此皆當作辭息悴反釋文以音信爲正王逸楚詞注引詩辭予不顧廣韻六至辭下引詩歌以辭止可證其誤

月出皓兮

石經皓作皓

從夏南

石經南下旁添姬字下句同惠棟云南與林協不容闌入姬字正義本作從夏南兮云定本無兮字

乘我乘駒

釋文本作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正義本作棄駒段校沈重說是顧校從正義本按漢廣傳五尺以上曰駒株林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說文云馬

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或詩本作驕後人依韻改駒段從沈說是也

我心蘊結兮

唐石經初刻作薀後改蘊阮校蘊卽俗薀字

八月萑葦

萑或作藿葖萑字之誤說文藿乾也从艸崔聲段云毛詩借萑作藿非誤萑艸之萑也

七月鳴鵙

王肅云古五字如七篆如字石經鵙作鶪是

上入執宮功

正義本作宮公云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

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石經執下脩添於字非

予所蓄租

釋文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正義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祖爲也段云正義同又作本今釋文正義皆譌租當改正段校是也釋文又云韓詩云積也魯語祖識地德注引虞翻云祖習也虞易注習有積訓是韓與毛皆作祖不知何時改租子胡反也

予尾翛翛

石經翛翛作脩脩正義云定本消消作翛翛又云予尾消消而敝脩脩誤消消蓋釋文作翛正義作脩石經用正義本也

勿士行枚

釋文行毛音衡鄭音衒王戶剛反段校釋文誤按箋云亦初無行陳衒枚之事是鄭亦讀戶剛反矣正義云定本云勿士行枚無衒字定本是當時本行下或衍衒字正義據定本改正也毛音衡俟攷

四國是皇

按鐘鼎古文匡从貝皇省聲匡正也經典借皇作匡釋言曰皇匡正也皆古文假借例皇本無匡訓以古文匡从皇得聲故以皇爲匡王應麟詩攷齊詩四國是匡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据此皇匡通借之證也

無使我心悲兮

正義云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

字

湘陰吳光耆
長沙王先謙 校

毛詩攷證二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小雅

我馬維駒

釋文駒音俱本亦作驕詳株林

況也永歎

釋文況或作兄非也段云柔桑召旻及今文尚書毋兄曰皆作兄作況非宋本歎作嘆石經亦作嘆通志堂本釋文作歎注疏本正義釋文皆作嘆是正義本作嘆諸本作歎者從釋文改也

外禦其務

正義云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爲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是正義本亦從定本作禦唯傳尙作御耳阮校正義禦爲御當作爲御禦詳傳下春秋內外傳引詩皆作外禦其侮爾雅曰務侮也按詩務與戎韻傳若借務爲侮不應無訓務當爲敄說文攵部敄彊也从攵矛聲唐韻莫候切讀與務同目部瞀低目謹視也从目敄聲唐韻莫候切唐韻从矛之字如茅髦零皆讀莫紅切說文雨部霧天气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从雨矛聲唐韻莫弄切廣韻省作雾霧霧並上同說文霧卽俗霧字廣韻誤要而論之敄未嘗不可讀莫紅切則敄正與戎韻字當訓彊春秋內外傳與毛詩同爲古文而讀異者或後人從三家詩改定耳錢大昕跋吳棫韻補云詩外禦其務讀謨逢切集傳不從反讀戎爲汝以叶侮今之叶音未可歸咎於吳又以爲才老博攷古音有功詩易楚辭故推其說而識之

宜爾室家

宋本作家室石經作室家阮校作室家是

伐木許許

石經初刻湝湝後去水旁阮校釋文許沈呼古反是本皆作許後漢書朱穆傳顏氏家訓引作湝讀許爲湝遂破爲湝引之非毛詩別有作湝之本石經誤

如月之恆

釋文恆本亦作絙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弦也正義云集注定

本緪字作恆按緪字是定本作恆假借字也說文誤以古文緪爲古文恆亦以假借爲正字也詳說文古籀疏證古文月緪字从月亙聲小篆借緪索字又小篆亙作極古文恆从心亙聲小篆極从木恆聲互相增益此講六書者不可不知也

靡使歸聘

釋文靡使本又作靡所

豈不日戒

釋文日戒音越又人栗反

僕夫況瘁

釋文瘁本亦作萃

有皖其實

釋文皖字从白或作目邊說文皖是睆重文無皖字

會言近止

近當爲辺說文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或古文無辺借近爲之或近與辺形近而誤然以箋文攷之經本作辺故箋云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辺此解會言辺止句又云征夫邇止句後皆謁爲近而正義又皆以近釋之失其旨矣崧高借近作已與此

小異

僤革沖沖

岳本作忡忡阮校沖沖是

我是用急

段云鹽鐵論引急作戒謝靈運揆征賦作用棘今作急者後人以意改

于三十里

石經三十作卅仍讀三十

織文鳥章

段云毛無傳葢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鄭易爲徽識

白旆央央

釋文白茂本又作旆正義本作帛茷正義云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段從正義本白假借字也

約軧錯衡

石經宋本軧作軜从氏

有瑲蔥珩

釋文有創本又作瑲亦作鏘同

鉦人伐鼓

按周禮鉦爲鐲公司馬所執與執鼓尊卑有別鄭氏鼓人皆三鼓注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非司徒屬下士之鼓人是鉦人即公司馬故謂鼓也鉦也各有人焉然亦可知古文本無鉦字毛詩以隸讀正作鉦鄭又以其難通解以互言皆非詩之本指也正長也謂師旅之長司馬濂曰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萬人之主執大鼓周禮大司馬疏各以其長言之是詩本作正人而古人鉦皆借正也詳說文古籀疏證

蠻爾蠻荆
段云漢書韋賢傳引荆蠻來威按傳荆州之蠻也則毛詩固作荆蠻晉語後漢書李膺傳文選王仲宣誄皆可證

搏獸于敖
惠云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狩本古獸字何休公羊注狩猶獸也按辭綜東京賦注引詩曰薄獸于敖獸狩雖通借而義稍別故箋云獸田獵搏獸也若詩作狩則駕言行狩已見上文不宜於此釋之今本以箋文誤薄爲搏耳獸字不誤段氏引初學記狩獸也鄭氏詩箋言田獵搏獸也以證經作薄狩然初學記以獸釋狩又引詩箋以明獸亦田獵之名經文要當以東京賦注爲正非妄改也

決拾既佽
說文人部佽便利也从人次聲詩曰決拾既佽一曰遞也亂部闕鍾鼎佽从孔从古文次聲或从古文咨訓助字當从玉佽無助義此傳云佽利也與說文同蓋佽助之佽古文既佽漢時經師以佽讀之箋訓佽爲次是鄭時字書并無佽字矣徒御不驚
不驚段校作不警傳箋正義皆甚明

他山之石
石經宋本他作宅釋文宅古他字

其下維穀
石經岳本穀作榖

靡所底止

石經宋本底作厎

亦秖以異

段云秖適也凡此訓唐人皆从衣从氐作祇見五經文字石經作祇非古也从秖尤繆

無父母詒罹

釋文詒本又作貽罹本又作離

眾維魚矣

盧文弨云余友丁希曾解詩眾維魚矣眾乃螽字之省說文螽卽蠭重文螽蝗也蝗而爲魚故爲豐年之徵毛無傳此解實勝鄭箋也見鍾山札記

維石巖巖

釋文巖本或作嚴

憂心如惔

釋文惔徒藍反又音炎爓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焱字才廉反小爇也段從說文按玉篇惔炎皆徒甘切毛詩多聲同假借不必破字

俾民不迷

釋文卑本又作俾同

式夷式已

釋文式己毛音以鄭音紀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按箋未晰傳意讀周

書皇門可以互相發明宜從傳音以訓止

胡爲虺蜴

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云蜴卽蜥之或體然則正義云蜥蜴誤矣說文蜥易之易不从虫

敝蔽方有穀

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正義云方有爵祿之貴矣是其本有有字按箋云此言小人富而寠陋將貴也釋方爲將毛雖無傳然鵲巢傳曰方有也是方卽有有爲衍文釋文是也書洪範旣富方穀亦與此同石經以下皆作方有穀從正義本也

朔日辛卯

毛本曰誤月監本以上皆不誤

山冢崒崩

釋文崒舊子恤反徐子綴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祖恤反本亦作卒正義本作卒讀從箋又云徐邈以卒子恤反與釋文小異

棸維師氏

石經初刻揭後改棸阮云五經文字木部云棸氏也見詩小雅棸字是也从木从才字多相亂顏師古漢書人表注云萬讀曰揭集韻九慶亦作揭

曰予不戕

釋文戕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正義申毛義

以爲反曰我不殘敗女田業也不用孫毓評

旻天疾威

釋文旻天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阮校据箋文依正義本作昊天

曾我暬御

石經暬从埶阮校石經是也五經文字云暬與褻同見詩小雅說文云暬日狎習相慢也皆誤从執按說文褻私服从衣埶聲褻重衣也从衣執聲暬不从執說文暬从執以俗字轉寫而誤

憯憯日瘁

石經憯作慘阮校正義釋文皆作憯石經誤

莫肯用訊

訊當作誶見上

維曰于仕

石經宋本皆作于仕明監本閩本毛本作予仕誤

伊于胡底

石經宋本底作厎

如匪行邁謀

襄八季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預注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眾無適從顧炎武云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季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棟云兩無

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漢書引詩桑扈亦作匪荀子勸學引詩匪交匪紓今采菽上匪字作彼古匪彼通用顧說是也

廣雅釋言云匪彼也王念孫云匪卽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訓匪爲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詳廣雅疏證

無忝爾所生

釋文作毋忝

鞠爲茂草

石經宋本鞠作鞫

不離于裏

石經作不離諸本作不罹誤

崔嵬

崔巳見上

析薪杝矣

石經作杝矣諸本作拖誤

亂如此憮

石經宋本作此憮諸本作憮誤段云釋詁憮大也憮有也方言憮大也說文憮覆也三義相通爾雅憮撫也說文憮愛也字从心不得與憮瀰憮火吳反憮亾甫反

僭始既涵

釋文僭始毛側蔭反數也鄭又子念反不信也既涵毛音含容也鄭音咸同也韓詩作減減少也毛如字鄭破字毛義爲長

維暴之云

石經宋本作維暴諸本作誰暴誤

俾我祇也

釋文祇新支反毛病也與上祇音支適也讀異段云祇卽疵之假借說文疵病不啻也

哆兮侈兮

段玉裁說文訂云毛氏初印本金部鉖下一曰侈兮哆兮宛改哆兮侈兮以傳合毛詩不可從按傳箋皆先哆後侈說文小徐本鉖下云讀若摘一曰若詩曰侈兮之侈同自是雍熙本之誤唐韻鉖尺氏切讀侈非讀哆也

作爲此詩

釋文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正義曰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卷伯之詩又曰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阮校正義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按作既訓爲爲當讀於僞反

有洌氿泉

石經宋本皆作洌明監本毛本作冽

無浸穫薪

釋文穫毛刈也鄭落木也字則宜作木旁箋借穫爲擭阮云例與遂瑞也价甲也之屬同

晛彼牽牛

小字宋本晛作晛阮校林杜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小字

本皖當是皖之誤廣韻皖明星卽此經字

先祖匪人

按匪卽棐字假借說文棐讀若頒儀禮明日以其班祔注古文班或爲辦毛詩平平左右音義韓詩作便便平卽采字尙書采秩史記作便索隱引尙書大傳曰辯秩東作是班辦便皆一聲之轉棐人卽便人也禮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鄭注辟仁聖之名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先祖謂后稷父母謂文武詩例皆然古文無便字或借采或借棐棐人分給煩瀆之事者后稷勤勞稼穡謙言分給煩瀆之事故記曰一手一足或本作棐而後人轉頒聲爲便耳言先祖后稷不憚勤勞以救天下之民自謂棐人何忍視我當此禍亂也詳說文古籀疏證

百卉具腓

文選謝靈運戲馬臺詩注引詩腓作痱釋文具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字亦作腓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

匪鶉匪鳶

釋文鶉字或作鷷鷷字是也

祇自底兮

釋文底都禮反石經作疧阮云白華釋文疧徐都禮反又祈支反是此依徐讀也攷疧字見於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从氏

不从氐則徐讀非也廣韻五支疵巨支切引詩俾我疵兮

維塵雍兮

石經小字宋本明監本閩本毛本皆作雍岳本作雝釋文雍於勇反字亦作壅又於用反阮校雍字是

我埶黍稷

石經宋本皆作埶毛本作藝非南山釋文云埶樹也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說文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詩曰我埶黍稷从艸云皆俗書增益偏旁字也又猗嗟釋文技藝其綺反樹埶字魚世反字異讀亦異也

既匡既敕

釋文既匡本亦作匡正義本作匡釋文從篋作筐段校說文

筐卽匡之或字毛訓正鄭訓器無異字也

鼓鐘送尸

宋書禮志兩引詩皆作鐘鼓送尸正義亦云乃鳴鐘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下又云又解以鐘鼓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又云祭義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或以經文誤倒而改耳段校從宋志

無害我田穉

石經初刻作穉後改稺明監本閩本毛本皆作稺宋本作穉阮校穉字是

有淥簍簍

說文萋作淒呂氏春秋前後漢書引詩皆作淒按毛詩借萋作淒說文所載爲正字與憂心如惔正字借字兩引同也

興雨祁祁

釋文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阮校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石經皆從其說也段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淊雨雲皃雨雲謂欲雨之雲作興雨失之詳詩經小學按傳祁祁徐也韓奕祁祁如雲傳祁祁徐靚也正與此合作雲是也石經岳本作祁祁諸本作祈祈誤

此有不斂穧

正義云定本集注穧作積阮云積字非或作穧借穧爲穧

庶幾說懌

釋文懌本亦作繹按作繹是

高山仰止

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正義同或作本

發彼有的

通志堂釋文有勺音的質也本亦作的同是釋文本借勺作的閩本明監本作的音勺誤

匪由勿語

段依箋作勿由勿語按正義云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是經本作匪由故正義字從經而義從箋也

至于已斯亾

石經作至于己斯亾諸本作已誤

我心苑結

通志堂釋文苑結於勿反屈也積也徐音鬱又於阮反注疏本作苑於粉反按音於勿於阮反則字當作菀音於粉則字當作苑注疏本誤阮校菀結卽素冠之蘊結以注疏本於粉爲是

中心藏之

釋文臧之鄭之郎反王才郎反說文無藏字古通作臧正義作藏俗本也

念子懆懆

釋文懆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亦作慘慘此與月出正月北山抑詳略互見五經文字懆千到反見詩乃依此釋文而定其字爲懆也阮校

俾我疧兮

石經疧作疵

不遑朝矣

石經以下諸本皆作皇鄭訓正王肅訓暇皇可訓暇遑不可訓也阮校定作皇

獨爲匪民

匪卽古文蕮字與四月匪人同

毛詩攷證三

大雅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陳錫哉周

釋文哉周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正義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按哉如字從鄭讀也鄭訓載爲生哉爲始又以二字通用故此文及中庸引上天之載大明文王初載皆音災將才反毛讀恐未必同正義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韋昭周語注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毛既訓哉爲載當讀載不

讀哉如字明矣

假哉天命

釋文假哉古雅反固也正義同以鄭亦釋堅固也然既釋爲固不當讀古雅反此三家詩舊讀假大也毛訓假爲固假固故古通固猶久也久矣天命有商之孫子謂商受天命已久故其子孫眾多箋訓固爲堅迂回難通詳說文古籀疏證六朝以前故多作固是毛詩假音故相沿從三家音誤詳毛詩長義

文王初載

初載毛訓載爲識當如字讀箋從之鄭注禮中庸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釋文載之載並音災本或作哉同是鄭爲韓詩時初載亦解才反釋文闕載音紀總論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李善注引毛詩文王初載載猶生也雖引毛詩其義與傳異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顏師古地理志注大雅縣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阮校釋文本作沮漆正義本作漆沮按傳曰沮水漆水也箋亦云居沮漆之地經文不得作漆沮顏所引或韓詩也

乃召司空

石經乃作迺

子曰有奔奏

釋文本音奔本亦作奔奏如字本又作走正義作走古之人無斁

釋文斁音亦厭也鄭作擇阮云箋以斁爲擇之假借竟改其字與樂飢爲瘵旣匡爲筐同例正義云經本有作擇者非也其政不獲

石經政作正釋文政如字鄭作正正義作政箋以政爲正與思齊以斁爲擇同石經依箋改經未是阮校

串夷載路

釋文串夷古患反毛云習也鄭云串夷混夷也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又云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正義本作患與釋文所云一本同按正義非也患混聲相近故鄭破串爲患讀混禮少儀圂腶音義音患此患混聲同之證也說文以小篆無串字故患字从心上貫叩叩亦聲不知串卽古文貫字从重貝从一毌之說文古文患所从卽此字也毛詩是古文傳所釋者是其本義釋文本是

天立厥配

釋文厥配本亦作妃音同正義妃字音亦爲配是正義本作妃段云古多用妃妃是正字配酒色假借字也經文本作妃毛以妃合解之鄭以后妃解之嘉耦曰妃非專謂男女也改妃爲配自是後人所爲依正義本爲是

維此王季

正義引昭二十八季左傳云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按左氏傳是古文韓詩是今文古今文皆作文王而毛詩獨異至詁訓又皆本之左氏鄭注禮則從韓箋詩則從毛故正義亦依違其說此說經之當闕疑者也

同爾兄弟

後漢書伏湛傳引詩作同爾弟兄與上王方協顧段論韻皆從之阮校正義作兄弟或毛詩與伏湛傳所引不同按湛父理受詩於匡衡湛所引齊詩也

執訊連連

釋文執訊字又作誶以涉墓門雨無正誶訊異文而誤也

昭茲來許

惠云後漢志載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蔡邕獨斷云御進也與傳進訓合許疑誤段云廣雅許進也本此傳是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詩

匪棘其欲

釋文匪亟或作棘其慾本亦作欲正義本作棘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釋文攸介音戒毛大也鄭左右也正義云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皆作攸介攸止釋訓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音義敏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畝畝

之中而生后稷是舍人本不應有敏畝也三字矣或郭本以
鄭箋誤入釋訓文耳今按傳箋文義皆履帝武敏絕讀歆字
向下讀當作歆介攸止衍攸字葢涉甫田攸介攸止文而誤
也詳毛詩長義注疏本釋文作介音戒無攸字及毛大也以
下七字通志堂本有
不拆不副
石經岳本作坼餘本作拆誤
恆之秬秠
釋文恆古鄧反徧也本又作亘正義云定本作恆集注皆作
亘字按亘是古文恆是假借字說文作極竟也亘古文極見
本部

以歸肇祀
石經作肇通志堂釋文亦作肇段云玉篇支部云肇俗肇字
五經文字戈部云肇作肇譌廣韻有肇無肇說文支部有肇
字唐以後人妄增凡古書肇字皆當改作肇按鐘鼎古文肇
或作肇故小篆从攴字當闕疑未可遽斥爲俗字也
釋之叟叟
毛居正六經正誤據說文釋从米从睪漬米也改釋爲釋阮
云毛詩作釋乃古字假借毛居正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不可
承用按釋字是小篆毛詩多古文假借或據說文以改經不
郑古文未必定有此字也阮說是
于豆于登

石經作于豆于登小字宋本同岳本作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毛居正云登升之字从登豆登之字从肉从又阮云攷登字此經及爾雅作登儀禮作鐙說文有𡊮字𡊮字或作登甑見集韻毛詩固未嘗用此字按玉篇豆部𡊮都騰切廣韻十七登有甑無𡊮宋以後字書始有登字古籀篆隸所無不可用以改經阮說是也

嘉殽脾臄

正義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籩以脾臄爲加故謂之嘉是爲嘉美之加也鄭以加訓嘉經字仍作嘉俗本或有依籩文改加者故正義辨其誤也

宜君宜王

釋文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宜字正義本作宜與一本同

酒場酒疆

阮云經酒乃字凡十三見十行本四字作乃九字作酒小字本相臺本乃密作酒爲異唐石經盡作酒攷釋文以酒場酒疆乃而說之或遂以注改經耳當從唐石經

而無永嘆

石經宋本皆作嘆釋文歎字或作嘆正義本亦作歎

陟則在巘

釋文巘本又作嶮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正義本

亦作巘阮云今正義中嶪字及標起止云傳嶪小當是合併以後改之釋文云與爾雅異者謂爾雅作鮮爲異不以此當重巘隒也其實字異義同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如逝噬噬囓囓噬似先公酋矣

釋文本作酋阮云正義云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是其本作遒字標起止云酋終合併以後改也郭璞爾雅注引嗣先公爾酋矣或出三家毛詩無爾字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此無爾字之明證正義云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乃自爲文耳按正義本似應有爾字然經文似字與下圭字一類酋字與下常字一類皆以五字爲句三句詳略互見當從無爾字者爲長或釋文本也

如圭如璋

石經作如珪宋本同

鳳凰于飛

石經作鳳皇宋本同

憯不畏明

釋文慘七感反本亦作憯正義本亦作慘段云說文朁曾也引詩曰朁不畏明節南山十月之交雲漢及此憯字皆同聲假借也阮云以慘作憯猶以訊作誶之誤

不實于亶

石經作于亶釋文同正義本作於按作于是

辭之懌矣

釋文繹矣本亦作懌正義本作懌按說文無懌字毛詩借繹

正義本非

及爾同僚

石經宋本作同寮明監本閩本毛本作僚釋文同僚字又作

寮正義本作寮按說文無寮字玉篇廣韻皆以寮爲僚重文

是二文同也

民之多辟

通志堂釋文多僻匹亦反邪也注疏本釋文多僻立辟皆作

辟當改正阮云攷七月正義云古避辟譬僻皆同作辟字而

借聲爲義是正義本作辟正義云皆多邪僻者易爲今文說

之也按正義依箋文釋之經文自以作辟爲正

及爾游衍

釋文遊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正義本作游

衍

曾是掊克

釋文本作掊克正義云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

卽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

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己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

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正義解倍克甚詳皆申傳義是毛詩

本作倍克矣陸音蒲侯反故訓聚斂或三家說也毛讀倍如

字故訓自伐正義又申以兼倍於人其義甚明阮校正義倍

捄互易惟倍者倍字不誤定本同釋文

式號式呼

釋文式號式呼崔本作嘑或一本作或號或呼正義本作式

洒埽庭內

釋文作廷內正義作庭

質爾人民

阮校正義中皆作民人與郭璞爾雅注引詩質爾民人正合

說苑引告爾民人鹽鐵論引誥爾民人卽此經也是正義本

作民人當是唐石經誤倒如有狐序之比也

萬民靡不承

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阮校正義本作靡段云釋文一本

與箋合

尙不愧于屋漏

石經愧作媿釋文正義同阮校媿字是

不僭不賊

釋文不譖本亦作僭子念反差也注及下我譖同正義云譖

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阮云是

正義本亦作譖譖僭古通用字此借譖爲僭不必如正義所

說也

告之話言

釋文告之話言戶快反話言古之善言說文作詁云詁故言

也段云傳文當作詁話古之善言也前愼爾出話傳云話善

言也此傳云古之善言故改經文爲詁話話接說文話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話言葢引文六季傳文今本作著之話言又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詁訓葢引毛詩詁訓傳與此告之話言無涉或釋文所見說文本異也雍熙本作詩曰詁訓衍曰字

靡所止疑

釋文止疑魚陟反定也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靖之義故爲定也拔正義讀非也疑與資維階爲合韻凝爲烝字俗體於韻又遠不識正義何所本也

憂心慇慇

釋文慇慇於巾反樊光於謹反正義本作殷

如彼遡風

石經初刻作愬後改遡阮云初刻非也李善注月賦引作愬當是三家異字石經誤用之耳

好是稼穡

釋文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从禾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拔毛詩多古文假借故借家嗇爲稼穡王申毛是也鄭誤讀代天功爲代无功故別爲說非傳義王所見傳本亦作无功故云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亦非傳義

滅我立王

石經初刻作威我立王後改滅

職涼善背

石經涼作諒阮云石經非也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

涼曰不可

段云所云下同者卽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以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然其本未必改經作諒唐石經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

蘊隆蟲蟲

釋文蘊隆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正義溫字定本作蘊按正義從定本也

耗斁下上

石經耗作秏阮校秏字是

如惔如焚

釋文如惔音談燎也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正義云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惔爲燎也宋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又云今草本焦枯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是正義本亦作惔說文炎火光上也無炎燎也之文按惔有徒甘才廉二音毛詩借作炎韓詩作炎已見上節南山篇內段云章懷注章紀引韓詩如炎如焚是也然毛詩自作惔正義釋文皆可證

敬恭明神

釋文明祀本或作明神阮校依箋文定爲神

往近王舅

釋文往近音記正義云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己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己也按經文作近傳訓爲己明借近爲己與說文迉稍別

以畤其粻

釋文以畤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正義云俗本峙作時者誤也阮校時卽畤字之譌按說文畤从止不从山

我義圖之

釋文我義毛如字宣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云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又云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阮云攷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未嘗改字唐石經作儀誤

鞹鞃淺幭

釋文淺幭莫歷反一音饘復式也本又作羃同段云正字當作幦借羃字爲之作羃非

麀鹿噳噳

釋文噳噳愚甫反本亦作麌同阮云吉日釋文云麌麌說文作噳唐石經彼作麌此作噳本釋文二經皆當作噳按阮校是也此傳云噳噳然眾也吉日傳云麌麌眾多也義同則文亦當同說文口部噳麌鹿羣口相聚皃从口虞聲詩曰麀鹿

噳噳羣口相聚故訓眾多鄭於吉日箋云麀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以麌復麌爲多義殊近不辭矣

實畝實籍

石經小字宋本作藉岳本作籍按說文耤田字如此从竹从艸皆假借字

錫山土田

釋文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石經後改本從之誤

如震如怒

釋文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古文如而通故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正義皆釋爲如失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阮云正義本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此序正義云卒章云有如召公是其證關雎正義云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是也所引不與此同如出其東門引白旐英英而本篇作央央下泉大東皆引二之日栗洌而本篇作烈是其比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毛詩攷證四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頌

維周之禎

釋文之禎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石經初刻楨後改禎按禎字是也正義云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禎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定本集注禎字作禎是正義本亦作禎今本禎皆作禎誤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彼徂矣句岐有夷之行句徂謂諸侯也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言岐周洛邑通千里爲封畿矣詳周頌口義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三終　湘陰吳光耜長沙王先謙校

維羊維牛

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正義云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是正義本作維羊維牛並無別本或引作維牛維羊誤文不可爲據

懷柔百神

釋文懷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正義云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是釋文正義兩本皆作柔宋書樂志宋明堂歌云懷濡百神或三家詩作濡也

無此疆爾界

釋文介音界大也後放此石經初刻界後磨改介是經文本作介箋云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是鄭以介爲界蓋本韓詩李善注魏都賦引薛君云介界也當從釋文爲正

噫嘻成王

釋文意嘻意又作噫同於其反毛云噫嘆也嘻和也是毛詩借意作噫俗本改作噫正義云毛以爲噫嘻然嗟嘆以噫嘻皆爲嘆非毛義當從釋文

駿發爾私

釋文浚發本亦作駿毛云大也鄭云疾也正義作駿以治百禮

釋文祫本或作治阮校以正義本作治爲長

應田縣鼓

釋文田毛如字大鼓也鄭作轑音允小鼓也按古文隊作敦从古文師旣成列鼓而相擊也是田乃鼖鼓周禮鼓人以鼖鼓鼓軍事大司馬諸侯執賁鼓借賁作鼖猶借田作東也至小篆幷東於東遂不知有田鼓之名矣毛義爲長轑从東从申申引也轑所以引樂申亦聲東爲大鼓轑爲小鼓東爲形申爲聲小篆从東非形非聲傳寫之譌也詳說文古籀疏證

鞗革有鶬

說文鞗作鑐鑾首銅从金不从革毛詩借攸傳寫誤作鞗鑐革謂鑾飾鑐於革故箋言鶬金飾貌也釋文有鶬本亦作鎗正義本作鎗

敦琢其旅

釋文敦都回反徐又音雕按敦追雕皆古文假借正義云敦雕古今字是也

佛時仔肩

說文肴大也讀若予違女弼仔克也肴亦作佛假借字

予其懲而毖彼後患

石經毖下旁添彼字宋本皆無彼字與今本同按正義云我石經毖下旁添彼字宋本皆無彼字與今本同按正義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爲創艾故愼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是正義本有彼字釋文云懲而直升反艾也韓詩云苦也是釋文本而字絕句則有彼字可知小毖八句予其懲

而句悲彼後患句當以石經後改本爲正又正義云此云予其懲而此而字絕讀之明證也攷文云而字上屬爲是阮校同

自求辛螫

石經初刻辛螫後磨改作螫五經文字同

有略其耜

說文刀部剽刀劒刃也籀文作耤从刃从各毛詩借略傳曰略利也大田以我覃相傳曰覃利也耤作略剡作覃皆假借字

有飶其香

說文飶食之香也詩曰有飶其香釋文飶字又作苾或三家詩說文所稱蓋詩毛氏也

有椒其馨

釋文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俶反沈重無故改字釋文說是也然椒猶飶當從徐邈讀子料反與東門之枌同亦謂芬香之物非菜椒也

以薅荼蓼

說文薅拔去田草也从蓐好省聲籀省作蔍或作茠引詩既茠荼蓼是詩以當作已漢隸通也

不吳不敖

釋文不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

俗也音話正義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是正義本作娛釋文同定本作吳按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哻古文如此鐘鼎古文有矢字从吳口又有吳字从大口文義各異小篆無吳字故說文以古文哻字併入吳字漢時借吳作吳或又借娛正義說誤釋文字作吳音話是也

屢豐年

石經宋本作婁釋文婁豐力住反亟也其餘本作屢非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按當從白虎通義作於皇明周周謂周京也於乎美哉周之先王先公明於天命以知未然實惟作京爲王迹所起皇矣曰帝省其山天作曰天作高山高山非四嶽也周之王迹始於岐山高山謂岐山明矣陟升也升其高山既通殷集大命度天室定天保也

於繹思

釋文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駉駉牡馬

石經初刻牡後改牧宋本作牡釋文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牡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云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顏氏家訓云江南書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顏從江

南本作牡段校作牧爲是顏氏說誤

以車繹繹

繹文繹繹崔本作驛阮云正義本作驛段云繹正字驛俗字

歲其有

繹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季者矣皆衍字

也石經有下旁添季字阮云周頌豐年正義引魯頌曰歲其

有季是正義本有季字段云釋文又作歲其有季者矣衍矣

字

詒孫子

繹文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者皆是妄加也石

經詒下旁添厥字阮云正義云可以遺其孫子其本或有厥

字當依釋文爲是惠氏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季之

文列女傳有貽厥孫子此三家詩也

其旂茷茷

繹文伐伐蒲害反又普貝反言有法度本又作茷正義作茷

阮云羣經音辨人部載此作伐取釋文

矯矯虎臣

繹文蟜蟜本又作矯正義作矯

不吳不揚

繹文不吳鄭如字讙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正義云鄭讀

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按正義

不爲過誤不有損傷當卽王肅述毛義絲衣傳曰吳譁也與

此同借吳作吳箋與傳意無異而正義謂鄭讀吳爲娛殊不可解王音誤失毛意釋文作吳音活同有脫誤阮云釋文於不吳下于謁上以瘏字作音云余章反今攷箋云不大聲則經自是揚字正義本及唐石經等皆不作瘏字或是傳揚傷也釋文本傷作瘏而爲之作音今本誤錯出在上耳段云毛作瘏訓傷鄭讀瘏爲揚訓大聲後人從鄭改經字

徒御無斁

釋文無繹本又作射又作斁或作釋皆音亦厭也按說文無懌字餘皆可通

俾民稼穡

釋文皁民必爾反本又作俾下皆同

敦商之旅

無傳釋文敦鄭都回反治也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是王肅述毛與鄭異義然厚訓似稍回遠按商頌裒荆之旅傳裒聚也則毛公本義與行葦敦訓聚貌正同言天視護武王聚商之眾使定於周也殷武亦言武丁伐楚深入其險阻聚楚之眾皆截然整齊各安其處而箋乃云俘虜其士眾與王者之師異矣詳說文古籀疏證

魯邦所詹

阮云攷文古本詹作瞻非傳訓詹爲至明毛詩不作瞻說苑等引此文作瞻是三家詩也

徂來之松

小字宋本作徂徠阮云相臺本傳亦作來餘本皆作徠正義中十行本作來閩本以下改作徠而標起止未改是正義本唐石經皆作來爲可據矣

亦不夷懌

釋文夷繹字又作懌同按懌俗字石經作懌今本所從出也

受命不殆

正義王肅云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阮云經字作殆故王述毛以爲危殆鄭以爲殆卽懈怠字故箋云不解殆而字仍作殆正義乃易爲怠字說之殷武用怠字此不畫一之例也

景員維河

按傳員隕皆訓均蓋破字讀均詩又作畇字亦作旬說文作巡均平均又墾辟也言平均墾辟以定王都之疆畔維河爲限釋文維河鄭云河之言何也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正義云殷王之政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卽王述毛說阮云或作本乃依箋改經釋文正義本經皆作河

幅隕既長

釋文隕音圓毛均也鄭周也徐于貧反明監本毛本誤作幀按員均爲同韻轉注詳說文古籀疏證

敷奏其勇

釋文傅奏音孚本亦作敷阮云大戴禮引是傳字如尚書敷納敷土敷淺原多引作傳也

百祿是總

釋文是總子孔反本又作叢音宗段校叢字爲長

降予卿士

正義本作降予卿士箋云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正義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則予音與釋文闕石經作予李黃集解本亦作降予卿士是南宋時諸家本尚不誤朱子集注云降言天賜之也是集注本亦作予自坊本有作于者以譌傳譌如歐陽永叔詩本義亦有寫作于者矣讀者習而不察此宜亟爲訂正者也

采入其阻

釋文采入面規反毛深也鄭冒也說文作菜从冈米云冒也段云說文冈部采周行也从冈米聲引此詩五經文字說文作菜隸省作采見詩今隸應作采各本作采或作采誤又廣韻采入其阻

曰商是常

石經商下旁添王字阮云箋云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王字是箋文非經文石經旁添誤

松桷有梴

釋文有梴丑連反又力鹽反長皃柔梴物同耳字音鹽俗作閻盧云音鱣宋本作羶閻字當作梴白帖卷一百引詩松桷有梴丑連反又一曰柔梴合此二音義觀之梴則唐時本有俗從土者段云釋文柔梴物同耳老子音義曰梴字林云長也丑連反又一曰柔梴合此二音義觀之

則毛詩本作挺而說文木部梴字恐後人羼入顧廣圻云正義云有梴然而長五經文字木部云梴長皃見詩頌其本字皆从木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舊多誤當正按說文手部挺長也从手从延延亦聲不應木部又有梴長字段說是也說文土部無埏字

湘陰郭嵩燾
長沙王先愼校

南菁書院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謹按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備載周頌三十一章大略同毛詩序亦時小有所更易清廟云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蔡以清廟爲明堂故謂祀文王爲宗祀與鄭異義禮祭統記曰夫祭有三重焉獻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周頌三十一篇皆樂歌也而升歌清廟爲最重故文王世子記曰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注云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
旅也語正義云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
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會合文王道德音聲理之
至極也清廟之詩所以立人道之極故欲使在位者偏聞之
明乎清廟之詩然後知文王之爲人君爲人父武王周公之
爲人子爲人臣其繼志述事之大者備於是詩正義云禮記
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
故爲周頌之首蓋人之道惟孝爲至極明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以嘉文王之德不獨周公不敢居其功並不敢謂成武王
之德所爲推孝之道以至於其極也序言周公率諸侯以祀
文王周公所率者東方諸侯西方諸侯召公率之不言者詩
以周公爲主從所略也成洛邑不言召公亦然而正義乃謂
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又言經營洛邑召公所
爲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又引明堂位
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此皆不知父子君臣之道者
也何足以語清廟之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
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謹案頌以清廟爲始而祭祀賓客皆列升歌其故何哉曰先
王之至德要道其在斯乎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鄭
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

可知序言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成王在豐祀文王者周公也卽洛誥所云子不敢宿則禋鄭注以爲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者乎遂以是爲百世之登歌乎則成王言公定予往已（熙同）公功肅將祇歡者周公卽自爲之乎則洛誥一篇成王周公所爲拜手稽首往復相告者何事乎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論其世以是爲親見文謨武烈之佑啟後人咸正無缺者而歌之乎噫必不然矣竊嘗紬繹洛誥之文周公使來告卜成王敬答誨言周公遂告王以往新邑宗祀文王朝諸侯之事成王猶是不敢及天基命定命之心一則曰公功再三則曰公功又終之以公無困我此當日君臣之咸有一德者可以告天下萬世者也至周公再述武王大訓以恭孺子王之命者申之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昭子謂武王文祖謂文王不言昭考言昭子者蓋推本於三年稱子之文此武王周公所以思哀思懼其君臣父子之間有非當時朝廷所及知者矣又終之以萬年其永觀訓子懷德子謂成王也非孺子沖子之謂言自此以往皆三年無改之義也成王遂往新邑宗祀文王以告成功以命周公後王賓秉禋引考承敘胥於是時而謂周公自率諸侯以祀文王於君臣父子之道何以成之乎聞之世父曰顯相者周公也士禮有顯相與子皆稱哀皆稱孝雖曰相必所祭者之子若孫矣豈凡助祭者所得與乎士禮且不得並稱眾子所以明等衰而著服事其上之義況天子乎以

此言之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著矣清廟爲洛邑既成祀文王之詩不言宗祀明堂之大禮而推本於當日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禘同吉祭之稱蓋自卒哭之明日若祔若小祥若大祥其辭皆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顯代也相助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雖以天子之尊莫不皆有布衣昆弟相救於急難之心武王之反自商郊也誥周公曰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又曰乃今我兄弟相後用建庶及周公悲不能對涕泣拱手而已所諄諄付託者定天保依天室皇祖高位於上帝也周自文王受命后稷已配天矣武王之具明不寢者豈不謂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乎故周公於武王之不豫自爲質以告三王代武王之身新命永終七年誕保固周公所不敢知然公之心則猶武王三年無改之心也終身焉而已矣故其詩曰於乎美哉此肅然清靜者文王之廟也廟中之象肅肅雝雝思齊之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文王之德也文王實顯臨之非孝子子某孰承之父子之道也次之曰顯相長幼之序也亦以德命管叔不與焉次之曰多士君臣之義也而皆執文德之人以對揚乃辟於在天況周公乎於是率天子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經言天子之孝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清廟之卒章曰無斁於人斯斯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中庸記之論政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人臣在
君之下位君子亦在天之下位臣不得於君不可以治民君
子不得於天亦不可以治民而皆不外乎誠身明善而已由
脩身以事親由事親以知人由知人以知天子之所以事父
臣之所以事君聖人之所以事天無二理也非天下之至誠
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周頌之立人道之至極者以清廟爲首
也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謹案周公作三象以嘉文王之德合大武爲九成故曰三象
而清廟之三亦爲三象清廟爲登歌維清與武皆爲下管維
清奏象舞武奏大武而武爲武王之詩不在三象之列故與
酌桓賚般繁遏渠同科然則登歌下管歌文王之德者祭祀
賓客皆用之其間序以維天之命之詩何也維天之命言文
王之德明象舞之所以作也詩之言文王之德者未有深切
著明如此者也序言太平告文王是周公自以其致太平告
成功於神明而謂嘉文王之德者非文王之德待武王周公
而後成而武王周公之所繼志述事者皆文王之德也此天
之命也詩之言天命者未有深切著明如此者也頌之美武
王者以其事故其文博武志七章是也頌之尊文王者以其
德故其文約維天之命一章而已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此本文王之德推以配天非謂子孫既致太平讓善祖宗以配天也文王受命郊祀后稷以配天亦本后稷之功推以配天故思文之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言后稷所以立人道之極也故謚武志三章於清廟之什以配三象焉此二祖配天之義之大者也非謂子孫既受命即尊其始祖以配天也舜既受命不改唐郊其明徵矣而正義乃謂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是何言與周頌之興皆本於后稷文武之功德在成王之世周公定其樂歌安得謂頌聲之興繫於子孫乎那與烈祖元鳥非成湯中宗高宗時作乃謂祖宗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繫於父祖商頌是也又理之難通者矣酌以告成大武於是作大武之樂大武謂之酌維天之命以告太平於是作象舞之樂與大武合奏謂之象武告太平必於文王者明頌聲之興繫於文王也豈繫於成王周公乎故三象之義明而周頌三十一篇皆可推而知矣而象箾南籥之爲周道之盛亦可推而知矣禮祭統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注云武宿夜武曲名也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安得有停止宿夜歌舞待旦之事乎況武宿夜是舞非歌以爲武曲名者亦非也古文夙作倕宿夜即夙夜無逸言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

中昃不皇暇食周語曰夙夜恭也三象嘉文王之德故卽本其夙夜敬事之心名之武宿夜者卽象武也中庸記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一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其言三象之樂所以形容盛德者孰有深切著明如此者乎夙�夜不甯與天同運洋洋德美訢合壹壹含生之類照嫗覆育樂三閱而德音之盈滿於天地之間者陰陽之和寒暑之時風雨之節蜎飛蠕動羽毛角觡甲宅句萌宎咬喁于胷鬱布寫皆盛德之形容太平之頌聲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謹按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正義以傳無不似之文疑取其說而不從其讀蓋傳文孟仲子曰下本有維天之命於穆不似之文明引經附傳時所刪不似似也不顯顯也似續也顯明也與不已義亦相近然中庸以言至誠無息則不已爲長故鄭不用其讀而從子思論詩爲正也傳箋皆依中庸以說經其義精矣自假以溢我以下鄭頗用己意今卽子思論詩之推言之者終其說中庸記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言聖人之制禮所

以配天地而行之久遠也聖人有純一之德與天地同其不貳不貳故不已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也禮者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經天緯地之文其數十一而盡之以純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而盡之以不貳皆推其極致而言之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和而後行優優和之行也假說文作誐誐者嘉善之謂也嘉善所以合禮也和以節性愼以定命非純一之德則大美之在天地者無以凝之矣本其所以作其天也推其所以行其人也先聖不能無待於後聖祖宗不能無待於子孫也成王能厚行之也上當有曾孫二字亦引經附傳時所刪鄭釋曾孫爲後王易傳者以對文王而言成王不當稱曾孫不知經稱成王爲曾孫非對文王言也信南山傳曰曾孫成王也彼疏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時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太王亦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其謂經通稱成王爲曾孫是矣又謂繼太王而稱曾孫則非也金縢周公告太王王季文王稱武王爲元孫元孫猶言元子也不以對太王而稱曾孫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注云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彼疏云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謂不敢同外內者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辭稱孝若凡常山川並岳

瀆之神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尊不敢同外內之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是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曲禮又言諸侯之禮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爲國家也亦當主內事外事而言而鄭注謂事祖禰稱孝子孝孫事五廟稱曾孫失之矣墨子言武王將事泰山隧稱曾孫周王是天子外事亦稱曾孫也非自孫之子以下事先祖之稱明矣此太平告文王而成王得稱曾孫者告太平必告明堂故從不敢同外內之常例而稱曾孫告明堂而言告文王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立明堂於洛邑以繼豐鎬之辟雍謂之明辟又謂之新辟其告明堂主於告文王也明所以致太平者本於文王之德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者卽洛誥所云于文王武王惠篤敘也經不言武王者武王亦篤敘文王之德也洛誥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惠若皆順也正父武王字也曲禮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云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言武王度洛邑命史佚遷九鼎三巫告神也然則成王之篤敘文王之德者皆武王所以命周公也故言告文王不言告武王也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文王得之以德性曾孫繼之以問學致廣大極高明此聖德之悠久與天地無疆者也盡精微道中庸此問學之溫故知新亦

與聖德同其悠久者也厚益加厚崇益加崇是之謂天命之不已是之謂聖人之德亦不已是之謂君子之問學亦不已也然則言禮者孰有深切著明如此者乎故曰三象者美盛德之形容之極致也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謹按毛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則象舞非大武文自明矣正義承鄭注禮記之誤曲爲之說而毛義轉晦勻郎大武已詳酌詩義中至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但有大武而無象舞正義所以起問者似矣惜未得所以應問也以經傳諸子攷之曰象曰大武曰象武必知其所以分然後知其所以合呂氏春秋古樂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泛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勿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是武王勝殷誅紂而作大武成王黜殷命殺武庚滅淮夷而作象故曰虎通云武王曰象周公曰酌合曰大武最爲近之惟謂武王作象則未深考耳大武六終三象三終宗廟用之統謂之大武亦謂之象武於是歌維清以奏象歌武以奏大武二詩或皆作於成王之世至武王時卽作

武成王時始作象而皆周公爲之此無可疑者武王薦俘馘於京太室其時大武僅有六成故用夏籥以備九變後世遵之作三象以後猶用夏籥故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是也惟天子用異代之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僭天子之樂矣何休公羊解詁云周所以取夏籥者與周俱文也至象武合奏左氏春秋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武未盡善當言猶有憾太平而作象舞當言周之盛而互易其辭可知二樂本無大別矣其言象箾者與韶箾同義言箾則不用干戚矣說文云箾以竿擊人也虞舞樂曰箾韶象箾者象韶箾也既作三象然後武象九成盡美又盡善矣夫子謂韶又謂武盡以韶

三聖相繼而盡善故韶者繼也武象亦三聖相繼而盡善故象者法也似也象舞者所謂嘉文王之德非象用兵時刺伐也箋謂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與禮記注皆誤以象爲武正義謂象舞象文王之伐明知象非武矣而猶必曲爲鄭義引伸其誤益甚於鄭維清經與傳皆無刺伐之文箋誤以象爲武遂附會牧誓文言之又以文王之典爲文王有征伐之法又以維周之祺爲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皆違傳義疏明知其誤依違釋之皆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謹按音義云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是音義正義皆作祺今所行者從定本集註本妄改也

或從說文改釋言祺祥也爲禎祥也不知釋言所釋皆文同音同而義各異者以明六書假借之例不得改祺爲禎也詩言維清者謂至是始成功致太平也呂氏春秋序意曰古之清世是法天地高誘注云清平也緝所以法天之明熙所以法地之廣釋詁曰緝明也熙廣也說文云熙廣也从匸从巳聲故熙訓廣光廣古通借故緝熙爲光明光明亦廣明也德象天地者惟文王故作三象以嘉其德言文王之典肇禋者典法也常也肇禋非常典也故易常爲法我將則訓常者文王始受命郊祀后稷以配天是謂肇禋成王申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謂儀法始之爲法善法之則法爲常也言迄用有成者謂文王之功至是始成也武未盡善謂文王之功猶未成象者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周之盛猶唐虞之盛也明矣廣矣無以加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彼以武之未盡善獨爲武王言者此不可與繹聖人之微言也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謹按烈文之詩周公誕保文武受命致太平洛邑明堂成作是詩以申明堂之政進戒嗣王也序言成王卽政者洛誥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言天申命成王成王當往新邑就受之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辟謂明堂之法卽所謂明辟新辟也方言云退緩也成王言欲

少緩就新邑明堂避不敢當太平之成功也然則序言卽政洛誥言卽命卽辟一也正義以洛誥證此詩深合經義而以爲朝享之禮則依違箋意於義轉滯周禮先鄭說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後鄭易之謂每月有朝廟之祭成王卽政卽正月朔朝廟而祭不知成王之往新邑告太平非告卽政也序意以成王告太平於明堂謂之卽政非謂成王以己新卽政而告廟也政者明堂之政也馬鄭說經承王莽劉歆毀壞師法之後其說周公相成王之事多失其實毛詩最爲近古又爲王肅等所附會此不可不辯也烈文申明堂之政故首言烈文辟公卽洛誥所云朕復子明辟也宗祀明堂諸侯助祭者皆在卽以誡命之故言諸侯助祭非爲諸侯助祭而作是詩也箋誤會序文疏又過泥箋說往往以鄭義爲毛義今刪取其要俾不失詩故焉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謹按諸家訓辟公者說多異鄭以辟爲百辟卿士以公爲天下諸侯包咸論語注以辟爲諸侯以公爲二王之後詩言成王卽政而先歸美於卿士諸侯二王之後祉福錫之子孫安之無一言及成王卽政之事乃推言所由然曰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下以爲文外大義而頌所謂告成功於神明者顧安取乎傳不訓辟公但言光明文王之德以錫祉福而

可求之諸侯也惟王者得人以自彊則有以訓道四方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此得人自彊勉而訓道多方使復其性以承敎也雖然此又非後王之所自爲也惟文王之德顯於天矣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矣自昔文勤武敎皆立辟雍以至周公旁作穆穆迓衡不迷然後厚行典禮徵之殷獻民以作此四方新辟而百辟莫不取法焉駿惠篤敎作周恭先化民之德淵淵浩浩迄乎沒世君子以是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以是樂其樂而利其利其盛德至善之在民者不可忘也此武王之大訓也此天子之所自學也夙夜毖祀基命定命胥於此矣故曰烈文之詩明堂之政也頌之言明堂之事者有三曰烈文曰我將曰

子孫安此無疆之大順則辟公固謂明堂之法之事矣小爾雅云封大也周官封人注云聚土曰財國語注云雍本曰封物之雍聚皆爲大故訓大靡槃皆繫也故訓靡爲累明堂之法以封建錫福於下民故洛誥曰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矜寡至於嫚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此所以式文王之典集庶邦丕享也謂諸侯無或積聚靡槃於爾邦以自侈大其廢置皆出於天子釋詁云崇重也重亦積累義訓崇爲立者言有大功於民者則加地進律天子立諸侯之義也使其子孫繼其緒而美之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之謂也雖然此非

雝烈文申明堂之政也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雝禘祭也宗祀與禘祭皆在明堂烈文與雝經皆言辟公我將不言辟公故序特言明堂互有詳略是則然矣載見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其詩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彼辟公非諸侯乎曰序所謂武王廟者非宗周之廟乃洛邑之廟也周書作雒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也鄭氏禮說春朝夏宗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冬遇一受之於廟皆文王廟也故先言載見辟王再言率見昭考云始見乎武王廟而文王廟從可知矣烈文載見皆言辟公則二詩爲同時並事更從可知矣且載見爲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之詩乃言百辟卿士

於義難通又傳所不訓者疏皆以箋意釋之後人遂習以爲詩故誠不可不察也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謹按正義謂祀先王先公是時祭非祫祭者以箋不破祀爲祫與商頌元鳥不同元鳥與那烈祖序皆言祀而箋有異同天作序亦言祀而疏有異同其非序義則一也序既言祀先王先公明先公非獨后稷況后稷爲配天之祖序必不略之而稱先公且在先王之下則祀先王先公其爲祫祭又明矣天作之詩與烈文相次知是一時之事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謂祫祭於新邑之大廟也先王先公皆升合食於后稷

之廟但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在豐未必祝迎羣廟之主耳故
曰祀先王先公而不言祫祭也以往歲之十二月戊辰烝祭
后稷廟而祀先王先公以來歲之日至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而武王亦配焉故烈文天作我將載見皆一時之事
也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后稷配天之事而序我將前者洛邑
之成卽行郊禮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書作雒曰乃
設丕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是也至成王往新邑然後行宗祀明堂之禮洛誥曰祭歲是
也歲者初歲也夏正初歲爲啟蟄周正初歲爲日至言祭歲
不言初歲祭者郊常祭也故夏時言初歲祭明堂禮祭也故
洛誥言祭歲昊天有成命與我將非一時事也以事類序者

也至祫祭后稷之廟在宗祀明堂之前皆成王往新邑時事
以新立后稷之廟故先祭后稷而後祭文武以時先後序也
禮五年而再殷祭祫與宗祀一時並舉無乃瀆乎曰此洛邑
既成五宮新位咸秩無文周公定之成王行之以是爲萬億
年敬天之休何謂瀆乎大廟之禮莫大於祫明堂之禮莫大
於宗祀宗祀之禮夏殷無文故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嚴父配天之祭惟周公行之亦
唯文王之德之純與天命爲不已也故禹湯皆稱宗而文王
稱祖而或乃謂明堂祖宗配食之禮四代皆然又以秦月令
季秋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當之帝禘古通彼謂禘嘗
爲大饗告備其犧牲者卽祭義所謂養獸巡牲之禮耳而以

爲明堂之祭豈其然乎禘郊祖宗四代所同宗祀明堂周公所造洛誥曰王肇稱殷禮言未制禮之時用殷禮也又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太平去殷禮也成王之往新邑主於宗祀明堂以告太平而十二月戊辰烝於太廟以祀先王先公固謂郊與明堂皆祭天禘與祫皆殷祭不可一時並舉聖人饗帝孝于饗親其義精矣何謂瀆乎正義謂天作是時祭非祫祭特以過泥箋意而誤也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謹按音語引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下有親字衍有天矣傳能安天之所作安當爲大段氏若膺說傳荒訓大箋康訓安相涉而誤易說云傷者以言其德也通精無門藏神無內光明四通佼傷立節注云佼傷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佼傷者寂然無爲之謂也說文云佼交也傷佼傷佼傷之義本出易緯彼注謂佼傷是無爲亦與韓康伯繫辭注意相近舊以爲鄭康成注不類也周易釋文云易知鄭荀董並音亦而毛詩釋文皆讀羊豉反或輕傷與佼傷讀異亦相涉而誤也箋又謂作爲築作宮室徂爲後之往者皆非傳義正義以佼爲佼健與箋意違傷既音亦和易亦非本訓傳言大王能大天之所作訓作爲生則彼作矣亦當言萬物之生詩以物之生於高山喻民之生於土地大王不以土地之故而易民之生故不以所用養害所養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故能尊生故能得天周語曰自后稷以來甯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蓋自后稷始基至成康刑措百年之久而後安民之功始成也然言王迹之所起必始大王至於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皆所以成文王之德而已矣魯語曰高圍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報是秋冬之祭箋以爲烝嘗蓋祫祭升合食於大廟又祭於其廟以報之大王於成王爲四親廟而高圍當爲壇墠之祭序言祀先王先公則不宜以下咸在其非報祭又明矣故豐年可爲以樂羞齍之歌而天作則唯祫祭用之也言大王則先公奕世載德者皆可知也言文王康之則后稷之始基靖民者可知也言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則岐周洛邑通千里爲封畿可知也徂謂諸侯也酒誥曰我西土棐徂邦君殷之頌曰我徂維求定皆謂諸侯也周世世修德天又錫予善人往來以迪彝教帝遷明德串夷載路文王所以受命也易簡合撰斯之謂矣烈文天作皆言子孫保之雖明堂大廟禮有異數至於持盈守成安樂祖考者其義一也又何時祭祫祭之聚訟爲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謹按郊邱異議學者多以鄭氏爲宗鄭氏之說主周官大司樂及禮祭法記而其實則本讖緯六天之名也周官無明堂宗祀之禮考工記始言明堂與世室重屋同制詩書禮傳記

則有郊祀有明堂而無圜丘周公太平制禮以宗祀明堂爲最大而周禮曾不一及之若周有圜丘以礬配天之禮何以周頌有郊祀天地之詩有后稷配天之詩有祀文王於明堂之詩獨無圜丘祀天及帝嚳配天所歌豈以其成功告神明者顧不及帝嚳耶若以周頌非全詩於禮不必備又何以郊祀明堂禘祫無不燦然具在也今以詩書證之郊祀以夏之正月周之三月召誥丁巳用牲于郊亦三月也卽夏之正月也明堂宗祀之月無明文而洛誥之祭歲則日至也周之正月也大司樂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云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則圜丘固取象於天之明堂矣大司樂圜丘之奏樂以冬日至洛誥明堂之祭亦以冬日至是周禮所謂圜丘或卽書所謂明堂與而王肅以爲圜丘卽郊郊卽圜丘亦未必然也何也以召誥洛誥郊與明堂不同月而明堂與圜丘同日也禮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蓋誤以明堂爲郊鄭以迎長日之至爲建寅之月恐亦未必然也二戴記言明堂不言圜丘周官言圜丘不言明堂其互文亦可相證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咸池之舞卽易緯所謂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是也月令仲夏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周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而秦以爲大雩且廢孟夏正雩之禮故鄭氏譏其著正雩此月失之然帝用盛樂卽夏至徧祭五帝而以季秋大饗帝嘗犧牲告備當之其爲失更甚焉已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豫爲二月三月之卦明堂之祭何以用冬日至乎曰鄭氏易注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豫象作樂非象明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兼郊祀宗祀言之專指明堂失其義矣然則圜丘明堂制各不同其來舊矣今據洛誥之祭歲遂謂明堂爲圜丘其說亦有可攻者乎曰無輕議禮古志之矣然謂明堂爲圜丘亦非臆論也圜丘者明堂之庭也祭天於明堂奏樂於圜丘固無可疑者帝嚳圜丘配天其說拗於鄭氏而大司樂注不詳圜丘制度則圜丘之制本無可攷矣明堂之庭謂之圜丘者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隋書牛宏傳）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圜如璧壅之以水示圜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其中是明堂周圜有水則水以內爲圜丘矣其澤中之方丘無從定其所在之方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傳曰雝澤也則澤中之方丘或卽在圜丘之西也圜丘方丘皆在辟雍之內故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天神地示之大祭皆在焉惟宗廟爲
連類而及然大禘亦在明堂則人鬼可得而禮祭之最大者
也然則成均之法卽明堂之法乎曰然鄭氏注云董仲舒說
成均五帝之學彼疏謂五帝總名成均若三代學總名庠雍
是成均卽大學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
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成均之法爲明堂之法昭然可覩矣此
宗祀明堂之禮見於周官者也又何疑乎序言郊祀天地者
古人之文不可執一而論禮中庸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社非事上帝而禮皆謂之事上帝召誥曰丁巳用牲于
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郊祀兼言天地可也要之昊
天有成命爲郊祀之歌則無疑義矣其分祭合祭之議皆後
人之贅說也必欲行北郊之禮當以正義之說爲允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
厥心肆其靖之

謹按文王世子記曰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
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
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語說合語之說數篇數論說
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彼疏謂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以
廣注義記又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
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
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云

語謂論說於郊學也又語爲後復論說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彼疏謂郊學爲四郊之虞庠周以虞庠爲小學也然則自郊入而選士而俊士而造士而進士皆以語說進其等則古人之重語說也至矣周語單靖公之宴叔向也語說昊天有成命卽記所謂語說也韋昭訓說爲樂誤叔向述其語說以告單之老周語備載焉傳所從者是也今繹其義以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爲頌之始以夙夜基命宥密爲頌之中以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爲頌之終此古人離經之遺法也天有成命王有成德敬百姓所以敬天也惟聖人爲能饗帝者如此儉德之恭也事天者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事莫若恭恭莫若儉儉莫若信信莫若寬能信能寬百姓甯矣此成王德者所以定命也明以法天廣以法地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使皆厚其心以固其俗民是以和德是以成聖人察民以知天察身以知天然後可以事天非可求之外也非可假之外也頌之盛德斯爲善言天者矣賈生書說與此異其說曰謐者甯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保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謠文武之烈察九譯而請

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密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此卽正義所指疑是成王身者說也至其以說爲美說其志與韋注同以詩爲頌美成王之辭與薛漢韓詩章句之釋時邁相近則當時師說大概然也鄭破廣爲光不知卽本訓廣破固爲故不知故固古通章句之學自漢之東古法漸失況魏晉以下乎學者愼無鹵莽於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也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謹按正義謂明堂之祀爲大饗五帝於明堂者說宗鄭氏其

五帝名號見於緯候之書而其制又皆沿於秦世儒者之書惟周官有祀五帝及兆五帝於四郊之文然五帝之祠至漢高帝立北畤而始備及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而儒者遂附會考工記五室以爲明堂之制又太一之方起於謬忌而儒者又於明堂盛德記剌易緯太一下行九宮之數以明其制此五室九室所自昉也以周公太平制禮而一斷以識緯方士之言及晚周秦漢之所沿革此議禮者所以不能無間然者耳周禮五官不言明堂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彼疏謂鄭曲禮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明堂不卜此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

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下經祀大神示疏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亦不及明堂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謂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其以六器禮天地四方鄭注亦謂冬夏至及四時之祭皆不言明堂卽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明言五帝矣然亦非明堂也則頌所謂祀文王於明堂周公制禮之最大者而周官獨不一及之乎封禪書引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謂圜丘卽郊其說亦不始於王肅惟不言北郊耳自秦及漢初皆以時爲郊而祭地於澤中之圜丘與周官之圜丘方丘固不必盡合也至武帝又改澤中之圜丘爲后土成帝時匡衡等始刱南郊北郊之議以爲郊處各在帝王所都之南北乃立南北郊而罷雍五時及汾陰后土其後屢復屢罷而明堂則在泰山之下亦非禮所謂明堂也至王莽改祭禮乃據周官以爲祀天地之樂有別有合大合樂以致鬼神示爲合祭分樂而祀之以祭以享以祀爲特祭孟春正月上辛及丁合祀天地於南郊日冬夏至分祀天地於南郊北郊而北郊則使有司奉祭其於周禮稍詳矣然以圜丘方丘爲南北郊則一也蓋夏正之郊與冬日至之圜丘固不能并而爲一而合祭之說亦甚不經至於周宗祀明堂之月惟洛誥之祭歲爲日冬至周之正月與大司樂同則圜丘之奏樂降神卽明堂之宗祀也祭地雖於方丘奏樂降神其正祭當亦在明堂大司樂但言奏樂不言其祭之儀節大宗伯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郊祀明堂皆禮祀也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赤璋白琥元璜禮四方天至尊無對故稱上帝是爲天
神其地與四方卽所謂兆五帝於四郊月令五行之帝是也
是爲地祇月令仲夏帝用盛樂合祭五行之帝卽夏日至澤
中方丘之奏樂奏以爲大雩此其異於周禮者耳若夫六天
之名及謂五帝太一之佐者皆緯書方士所稱不足據也后
稷南郊所配文王明堂所配皆昊天上帝明堂五宮同制後
儒以有大饗五帝於明堂之說遂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
室西南水室西北則土室當在中央以爲帝各一室無奧阼
之位亂堂室之制謹依顧命路寢東西房夾室周書作雒五
宮以證考工記五室四旁兩夾之不在四隅而鄭志乃謂西

都猶諸侯制度其舍經任傳之失當不辨而自明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謹按將古文作鬞見古彝器其文或爲鬞鬻尊鼎或爲鬞鬻
或爲鬞牛鼎或爲某作鬞某寶尊鬻說文作羹煮也从鬲羊
聲字亦作鬺封禪書曰泰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收
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享上帝鬼神徐廣云鬺亭煮也音
殤亭當讀饗韓詩于以鬺之毛詩借湘傳曰湘亭也是毛訓
善爲亭此傳將大享獻也大字爲後人妄增篆文享獻之享
與享飪之享本一字傳將亦訓享或疑享享覆衍改享爲大
箋不知正易訓奉養亦未得也經言維羊維牛正義謂配者

用太牢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知郊用特牲配者亦用特牲禮
言郊特牲不言明堂特牲祀文王於明堂言維羊維牛知明
堂得用太牢也維天其右之言天之饗而右之也儀式刑文
王之典日靖四方維清之頌曰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謂
文王始受命郊祀后稷以配天是爲文王之典及成王作洛
邑致太平然後有成靖四方者成王也用文王所以尊祖者
尊文王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爲儀式刑文王之典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文王之饗而右
之也少牢祝嘏主人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孝孫文王之右之天之右之也維天不嘉予降來省則亦不
賓在高祖矣文王之典不其墜於地乎此告太平之祭當著

爲明堂之法以示後之人故烈文之頌曰烈文辟公錫之祉
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載見之頌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
緝熙于純嘏辟公者明辟之事也明辟明堂也事祭事也明
堂之事莫大乎宗祀其緝之亂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我將與天作作於一時其義相應蓋推本於先王先公
之創業垂統夙夜祗懼以保其國者書之金板藏之明堂而
無祈福之辭焉事天之誠當如是也明堂之祭小於郊祭郊
不祼而明堂有祼辭而明堂有嘏辭洛誥曰王賓杀
禮咸嘏王入太室祼儀禮古文嘏作格古文尚書嘏亦作格
此言太廟大烝明堂宗祀皆有嘏有祼也郊祭最尊無可以
稱其德者故其事質明堂之祭周公法文王之典而善用之

故其事文不敢以明堂之祭同郊祭也日冬夏至天地之祭與禘始祖所自出皆在明堂謂之三禘郊則百神之祭無有與並者皆禮之未可輕議者也

時邁

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謹按正義之駁似矣鄭言武王封禪者墨子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高誘淮南子注云傳禪也白虎通云禪者以成功相傳也傳有禪訓故謂武王封禪禮器注引孝經說云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蓋古之王者巡守至於泰山有柴望之禮後世遂張大其事謂之封禪管仲設事以沮齊桓之僭禮不知者遂以為太平符瑞並臻然後封禪非巡守柴望之常禮故謂武王封禪及謂武王未致太平不得封禪二者皆失考之經傳無所謂封禪也正義又謂徧於羣神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堯典注云羣神邱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隃山喬岳不言墳衍邱陵是必不徧羣神謹按正義說是也正義又申巡守之義云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冤不上聞而使遠道

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謂王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必祭天何本巡守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以左傳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白虎通云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謹按左傳但言武王克商作頌正義以序言巡守左傳言武王故謂此詩是武王巡守非成王耳史記周本紀以武成序歸獸爲西歸行狩是從孔安國問古文說也周書世俘以爲田狩則後人所坿益東晉古文以爲歸馬放牛則本之樂記固不足據惟史記同毛詩又皆古文說而墨子所言武王將事泰山隧其文又與成湯禱旱之辭俱見於論語尤足徵信則時邁爲巡守執競爲祀毓周廟思文爲告於天於穆皆武王克商時事其爲三夏名繁詳思文篇中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謹按箋從韓詩說以易傳正義不知箋與傳異依違釋之無所發明知鄭從韓詩說者韓詩外傳曰詩曰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言各稱職也薛漢章句釋薄言振之莫不振疊云薄辭也振奮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聽其政教鄭雖不從薛謂美成王詩而以式序在位爲俊乂用次第處位且以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皆非傳意也呂叔玉云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則不以式序在位爲俊乂之處位明矣當以周語祭公謀父說周文公之頌者引申之時邁其邦毛以爲巡守卽史記所謂西歸行狩是也天所以子愛有周而是右助之者以周之先王世序其德也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謂文王五伐武王伐紂也慈以懷來和以濡安民所歸神所福也事神保民莫不欣喜爲天下主爲百神主爲山川主故曰允王維后明矣知未然前王之明德也昭然不疑武王昭前之光明也序亦緒也用前人之緒而在天子之位也禁暴戢兵正其德厚其性利其用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明利害之鄉而修之以文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所以保世滋大也故鐘鼓奏之以迎尸送尸焉傳以高岳爲岱宗者亦以墨子有武王將事太山隧之文隧道也泰山之道望而祭之傳祝嘏辭說也東晉古文采以爲武成而改其文爲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棊以武王西歸行狩未必至泰山且以歸馬放牛爲歸獸不用司馬遷古文說而不顧於書序之文義未協也但墨

子之文脫誤又學者所當闕疑耳允王保之經下衍傳云允信也十九字正義無釋後人以允王保之箋妄增也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謹按執競序謂祀武王而箋以爲武王祭祖宗之廟此箋之可以輔傳者也時邁執競思文三詩皆述武王克商時事而詩則作於周公致太平之後故三詩皆有夏名傳謂成大功而妄之正義申之以爲大功謂伐紂是也逸周書世俘篇文爛脫亂劉歆以爲古文武成三統世經所引亦頗錯誤顛倒故雖刺書序坿益之不知是正也今考定其文曰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于周俾史佚繇書告于天于

稷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燎王不革服格于廟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越五日乙卯乃以庶邦祀毓於周廟此卽思文執競所歌之事也世俘雖非古文武成呂氏春秋謂武王伐殷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亦同太室卽世室薦俘世室故曰世俘蓋尙書家之傳記也世俘又曰王入奏庸大享一終王定大享三終周官大司樂曰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世俘大享謂祭大司樂大饗謂賓客三夏皆歌武王之事則世俘奏庸非歌此三詩也序以爲祀武王詩者詩言既醉飽福祿來反此太平告成功之詩也周書度邑曰王至于周自鹿至于邱中具

明不寢皇皇乎定天保依天室惟懼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安得有所謂既醉既飽者哉則此詩之作爲祀武王明矣又此詩有既醉既飽之文則非昭夏與杜子春所謂容醉而出奏陔夏相近燕禮大射禮賓出皆奏陔則此當爲饗元侯之三夏非祭祀之三夏矣禮器大饗其王事與鄭注云謂祫祭先王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則祭祀不獨奏三夏左氏春秋所謂三夏專指饗元侯之肆夏繁遏渠而言三詩相次所謂雖頒得所也鄭氏杜子春呂叔玉韋昭諸家之說互有得失皆可備考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謹按執競者言武王之有聖德以其能自彊以逮及文王而卒其伐功也故謂之過釋言曰過逮也此與武皆言無競維烈言其能逮及祖考之業者亦以其能自彊也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反之者執競自彊之謂也禮中庸記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鄭氏以爲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發彊剛毅足以執矣然非寬裕温柔則無以成大功而安之非文理密察則明不足以別非齊莊中正則無可畏之威可象之儀

此武王所以爲聰明聖知達天德也則反之亦性之矣音義
韓詩云執服也服猶行也與鄭訓持義皆可通曰鐘鼓曰磬
筍謂武王之祀周廟堂上之歌堂下之舞大武六終夏籥序
興爲九終也其詩則明明武崇禹生開亦在周書世俘篇中
威儀反反謂大武之容節也反反言難者謂武王濟王業之
難是以遲之遲而又久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聖
人之難也至太平德洽作歌以祀武王之廟然後知天之降
福於周反覆無已也故知聖人成天下之業不可不知聖人
安天下之功不可不知聖人臨天下之德執競之詩備焉羣臣醉飽禮無違者則亦人有士君子之
行故於客醉而出歌以爲之節也音義大功作天功定本復

作覆或曰執競名謁者言其福祿相逮及義亦通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謹按后稷配天在文王受命之日所謂文王之典肇禋是也
而正義謂周公制禮後者以詩言貽我來牟是武王伐紂時
事詩譜序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
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故知爲制禮之後也周禮鐘師以鐘
鼓奏九夏注杜子春云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
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
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
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

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時邁正義謂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以鄭注大射禮陔及騶皆謂其詩篇今亡而時邁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此又云夏之屬有九明以二詩爲九夏之樂章矣三夏皆言武王之事與三象皆言文王義同惟呂叔玉以繁遏爲三夏之一韋昭國語注又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繁樊蕃通借周禮大司徒注杜子春讀蕃樂爲蕃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是樊卽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之義矣肆夏名繁既是時邁則思文爲渠義亦可通風俗通云渠水所居也說文同爾雅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言水所居者衆渠者大也喻王者爲天下所歸往如大水之渠并衆小水卽無此疆爾介之義也渠或是王夏而執競有既醉既飽之文與杜子春所謂客醉而出奏陔夏相近又韋所云韶夏納夏之爲遏渠未知何据以大司樂考之則三夏當爲王夏肆夏昭夏或享元侯不用昭夏用陔夏耳薈合奏三夏歌此三詩謂之繁遏渠不舉見在詩篇名或詩本有此名如酌桓賚般不以詩首句名篇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介陳常于時夏

謹按思文者明周之所以受命也生民尊祖不言文此獨言文者彼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其教稼穡之功以敏踐天之迹上帝於是歆其德使之在左右而止其所也思文之詩言武王修文王之典思念祖考述追厥功反自伐商而告於天於穆也白虎通義云王者必一質一文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質法天文法地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又云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人據文故以文爲受命改制之始也改制而後尊祖配天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語言文之德十有一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宰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文即文王之德箋言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非傳意周公作此詩言武王思文考以文受天命由后稷生百穀育民人法地之道以承天受而化之養而成之盡性以盡人之性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師渡孟津來牟始自天降天又命武王用后稷育民人之功無有疆境極其大也故陳其常道於是夏而歌之太誓曰天將有立民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大明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彼此內外之辭

明配天之義爾我面稽之謂著受命之符鄭雖信緯與傳義無大異同也音義界作介大也正義本作界非

周頌口義二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謹案烈文申明堂之政以戒諸侯此送其歸之詩也序皆言諸侯助祭者時成王新卽洛邑之明堂行宗祀之禮又先於十二月戊辰烝於大廟故烈文之後次以天作然彼時助祭諸侯所重固在明堂之事矣烈文序不言命諸侯於明堂而臣工序言遣於廟者烈文序言辟公明是明堂之事臣工不言遣送禮在何處故序指言遣於廟也大雅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此遣諸侯於廟之禮與周以正月日至宗祀明堂卽於

是月遣諸侯於廟廟葢文王之廟也臣工不次我將後者以
清廟之什始於三象終於三夏故謖武志三篇於前而以臣
工爲次什之首其實臣工元次我將之後也烈文序曰諸侯
助祭臣工序亦曰諸侯助祭皆指我將祀文王於明堂而言
此不言明堂之事但陳天子元日祈穀及諸侯躬耕藉田之
禮唯恐時之失晚元日祈穀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明助祭諸
侯於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遣於廟矣且以明助祭明堂者
不更侯郊祀助祭何也周公初成洛邑成王卽政祀文王於
明堂四方諸侯皆至故留助祭夏正郊天爲每歲常祀惟春
朝諸侯助祭也又臣工歌於禮送諸侯於廟之日非歌於祭
之末卽烈文之誡諸侯亦非於祭時誡之烈文誡之於明堂

臣工遣之於宗宮天子之禮諸侯者如此至於編詩之弟其
始三象也以烈文繫之其終三夏也更以臣工首之而二詩
之序又獨言諸侯助祭知夫子正樂以爲雅頌之所者於周
公嚴父配天之義蓋三致意云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謹按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周公合諸侯百工
始謀作新邑之時也及洛邑既成太平制作宗祀明堂爰告
成功故勑助祭諸侯之臣工而命之嘉其敬爾君事且言王

大理女助成此四方新辟來是諏詢來是圖度也既嘉勞之乃趣其歸不斥諸侯故又勑保介而命之維莫之春恐其勤勞道路晚失春時非謂莫春也言當早及孟春耤田之禮使遄其歸耳又言來牟者本周之所以受命同思文后稷配天之辭葢指元日祈穀之祭而言也言耤田且言郊祀明民之大事在農也然則聖王之勤民恤功昭事上帝者胥於是乎著矣迄用康年祈穀之辭也命我眾人庤乃錢鎛歲事之始也夏正之郊曰初歲祭曰至明堂之事曰祭歲祭祀之事皆所以祈歲事也王者事天之心有一息之或間則民不能胥匡以生矣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善夫宣王之遇災而懼也歲事之弗修雖朝夕在庭何益哉讀成王遣助祭諸侯之詩可以知祈天永命之本矣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謹案噫嘻亦禮遣助祭諸侯於廟也序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者郊祀之助祭諸侯也不言助祭諸侯者洛邑明堂既成始崇宗祀四方諸侯皆至故烈文臣工二序特言助祭諸侯至歲時常祀其助祭諸侯則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各依服數而至者故略之也知此非祭時所歌者以昊天有成命爲郊祀之歌而祈穀上帝即夏正之郊不應既歌昊天有成命又歌噫嘻也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者夏正之郊所祀者昊天上帝也凡周官稱天稱上帝稱大神者皆昊天上帝也大宗伯以

禮祀祀昊天上帝不言五帝統於天也五帝亦禮祀也故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是蒼璧禮天天神也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禮地與四方地祇也五方之地即五帝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而說之者乃謂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禮四方以四立謂四時迎氣而五帝僅有其四則所謂五帝與天皇大帝而六者僅據尚書帝命驗之五府及春秋緯大微五帝之名而周官月令皆無是說也祈穀於上帝兼言春夏者猶昊天有成命序言郊祀天地地統於天言郊可兼社五帝統於上帝言春祈穀可兼夏祈穀也夏祈穀者即大司樂夏日至澤中方丘奏樂降神之祭也何以明之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鞉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舞鐘磬祝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蓋即方丘之祭故曰帝用盛樂此秦制之用周禮者也又以四月正雩并於是月蓋以正雩與方丘皆爲祈穀之祭耳此秦制之改周禮者也鄭氏不察但譏其著正雩此月之失而不知帝用盛樂之爲方丘之遺也明堂助祭諸侯遣於宗宮郊祀助祭諸侯於何遣之郊特牲記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注云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玉之

親也入廟戒親親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故云庫門在雉門之外獻命卽卜郊所受之命太廟之命與上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卽周官冢宰所謂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祇亦如之是也百姓卽百官庫門獻命旣誓戒之太廟禮遣助祭諸侯又勑戒之一於祭之前期一於祭之後鄭注皆承卜之日而言非也郊祀明堂與祀五帝其禮有文有質而其爲禮祀則同故郊特牲記錯互言之也知郊祀遣諸侯與明堂不同者郊祀以后稷配故於太廟明堂以文王配故於宗宮也祀五帝之遣助祭諸侯或於澤與以配食者五人帝也蓋地示皆稱帝而天神則尊之曰上帝禮莫大於享帝舍經信緯使考禮者無所折衷不可不明辨者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謹案傳訓噫爲嘆訓嘻爲和正義云噫嘻皆是嘆聲爲嘆以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嘆勑也音義云意嘻意又作噫同於其反嘻音僖毛云噫嘆也嘻和也是音義本作和正義本作勑也當從音義作和樂記淸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注云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書傳曰淸廟升歌者欲其淸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淸廟於者嘆之也穆者敬之也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噫嘻皆嘆聲嘻既爲和噫卽爲倡從其發歌以呼之亦欲在位者之徧聞之也言成是王事者卽昊天有成命所謂明文昭定武烈者也

明文之德定武之功成是王事以其不違心率羣臣以專神
明之敬上帝既昭然假饗矣言郊祀禮成各揚其職也於是
助祭之諸侯於廟禮遣之助祭之百官卽於廟勑戒之皆勉
之以歲事焉命我衆人庤乃錢鎛歲事之始也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歲事之中也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歲事之終也三詩
相爲首尾皆明堂郊祀大廟禮成之詩也豐年爲齊夏所歌
又謖振鷺爲臣工之三皆禮二王之後及諸侯之詩也周頌
三十一篇其序亦以樂爲升降與傳有言上欲富其民而讓
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十九字王肅述毛也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謹案烈文臣工言助祭諸侯此特言二王之後來助祭者烈
文於祭之先命之臣工於祭之後遣之振鷺則正謂其助祭
之時也二王之後異於諸侯者周官大行人上公及侯伯子
男之禮皆有等殺僖廿四年左傳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
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知杞亦然也王者存二代之後通
天三統者董生書三代改制質文曰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
當十二月歷各法其正朔月謁色其謁而逆數三而相復絀
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
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又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
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
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

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
謂之黃帝因存帝嚳帝堯之帝號紲虞而號舜曰帝
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
里爵號公又曰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
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
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
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紲滅則爲五帝
下至附庸紲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
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此於五端三統之義詳矣
故王者尊二代之後非徒以禮文虛加之所以順天地之道
也受命之王推其祖以配天郊祀宗祀所配者皆昊天上帝

也二王之後於郊祀亦然尚書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天
子之禮也虞不改唐郊故郊堯知堯所配者昊天上帝也若
配所感之帝舜不得入唐郊矣此非理之至顯者乎五帝迭
首一色錄其子孫以小國不得行郊禮配天王者於祀五帝
尊以配食卽月令所謂五人帝是也其以五人帝爲五帝者
實始於秦世何以明之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謂地與
四方之帝也鄭大宗伯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所禮各如
其帝之色也說文云珧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時天地五帝
所基址祭地右扶風有五時好時鄜時皆黃帝時祭或曰秦
文公立也由此言之兆卽時也秦起西垂不知三代之禮見
四郊外五帝之兆遂以爲郊祭上帝之處又自以爲主少皞

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此以時爲郊以五人帝爲五帝之始月令由此沿譌葢秦制也漢初公卿皆介胄武夫不知是正其後既爲國典不得不依違兩可而天神地祇之位號終莫有辨之者矣至匡衡始建南北郊之議而北郊又無徵於經衡弟知郊見上帝非青赤黃白黑之帝而不知青赤黃白黑卽地祇五方之帝不必罷彼而立此也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樂降神乃合祀五帝於明堂此月令所謂帝用盛樂是也或者又疑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夏而服裘禮有難行此又治鄭學之未精也鄭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但言同冕而已又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但言祀天之服則祀五帝亦有別矣鄭亦知其難行故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知日夏至必無服大裘之理矣但司服注又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則與元冕無別而弁師掌王之五冕注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葢無旒不聯數也則祀五帝之冕與祀昊天上帝之冕皆無旒亦所以示質豈必以服大裘爲重乎此詩所言祭者葢日夏至澤中方丘之祭合祀五帝以五人帝配而助祭諸侯有二王之後在焉詩人卽以明五端三統之義爲萬世法也左傳所謂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者由誤以武庚爲微子史記承其誤而以爲世家言聞之世父云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謹案後漢書文苑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箋所本者韓詩說也然章句以爲文王之雍則是豐之辟雍又以爲文王之時則不得有二王之後故章句指言辟雍學士箋又以序言二王之後故云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是以韓義附毛詩也又恐其不類復刺有駜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附益傳文興也以下十一字是也明毛詩亦以振鷺喻二王之後也不知詩之言振鷺者但言樂之所致非取義於潔白所謂一變而致羽物也亦大也容舞之容也至八變而奕奕然盛樂並奏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此

謂合祀五帝於明堂也傳唯言雝澤也而澤中方丘奏樂降神之義已著矣經言西雝者以圜丘在辟雍之中而方丘在其西故曰西雝圜丘言地上者圜丘地高方丘地下故別言之其實方丘亦地上圜丘亦澤中也知雝即澤澤即雝而郊丘之禮燦然並列不容假借明矣疑周官者其聚訟可息也此皆明堂祀大神祇之事周官雖不言明堂而特著爲成均之法則成均之法即明堂之法無疑也三禘皆大祭振鷺合樂於方丘有瞽合樂於宗廟舊弟本相次獨無圜丘合樂之歌者頌於明堂之事詳矣所謂褒揚功德之聲盈於天地之間維清武勺皆奏樂之歌也雲門之舞先代之樂非告周之成功故不歌之咸池之舞亦先代之樂此歌合樂而不備舉

樂器如有瞽者亦以樂非周之樂也卒乃陳其義明所以昭
五端通三統者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君子知天知人之事也彼謂二王以及五帝此謂周無惡
謂饗其祭助其事無斁謂行其禮奏其樂蓋三代之祖無不
內本諸身下徵諸民以善承天地之道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所謂三重三王之禮是也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非夙夜
不敢康寧何以永此終譽乎彼不可使有斁於此此不可使
有惡於彼以天下之共主所自勉者唯無惡於諸侯則其所
以寡過者可知矣遠則望而慕之近則感而化之此受命之
王行其政於天下天下莫不歸心然後監於二代而三王之
禮得以並行至於改王而帝其於民也遠矣其於天也一矣

各配其五德之終始而饗焉又與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不同科也通三統斯以知五端昭五端
愈以明三統然三正之統繫於天五行之端皆在於人故曰人者天
地之心也三正之統繫於天五行之端繫於地而人爲之本
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作禮樂焉彼謂帝嚳配天皇大帝文
王配太微五帝者或未之思也帝嚳高辛氏受命之王也既
推以配天矣自高辛而唐而虞而夏而殷而周凡六易姓文
王受命以后稷配天善法文王之典者以文王配天斯禮也
必待周公而後行之至大禮也顧謂后稷文王所配者五行
之帝也周官所謂地與四方也昊天上帝周官所謂天也則
以帝嚳配焉是周人既受命忽越五代而用高辛氏之典曾

謂不失舊物乎且改后稷文王配天之祀爲配五行之帝此理之尤悖者也改王而帝然後配五行之帝二代之祖猶得配天而況周之受命之祖乎又安在所謂三重之禮乎此以秦制爲周制而周官受其誣由學者讀書之不審也故於周頌之言郊祀明堂及西雝者詳辨焉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謹案箋言報爲烝嘗者魯語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韋昭云報報德之祭也則所謂報者非僅以秋冬物成歸功而稱報郊特牲曰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鄭注報謂稷禾報社亦與宗廟之報祭異然魯語繼禘郊祖宗而言報則報又非四時之祭是烝嘗矣禘郊祖之烝嘗矣鄭禮器注謂大饗爲祫祭先王周禮司勳注謂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爲有功者祭于大烝是也要之豐年爲宗廟之祭此詩故也毛與三家之說皆然非僅以詩有烝畀祖妣之文不得以載芟爲難明矣呂叔玉謂繁遏渠爲周頌時邁執競思文以其說推九夏所歌僅得其七齊夏納夏於頌無徵竊謂齊當爲齋杜子春云夫人祭奏齊夏則齋夏是以樂羞齋矣周禮外宗王后以樂羞齋則贊羞謂是與九嬪凡祭祀贊玉齋注云玉齋玉敦受黍稷

器后進之而不徹少牢饋食禮曰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黍南九嬪之贊玉齋其儀節可推而知傳言廩所以藏齋盛之委亦以豐年之頌主宗廟之齋盛而言也故以爲王后自東房羞玉敦之樂歌興郊特牲正義云后無祭天之事序言報篹言烝嘗皆宗廟之祭於義皆可通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謹案傳廩所以藏齋盛之穗穗當爲委穗委聲相近而譌春秋公羊傳曰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休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穀梁傳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故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彼疏亦言委積此疏就誤文釋之以爲禾穗且引禹貢納總納銍皆非也說文云齋黍稷在器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既云齋盛卽是言米安得言穗下言萬億及秭者謂九眭之田之極數也楚語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眭數以奉之又曰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眭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又鄭語曰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

兆物收經入行竘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
韋昭云賈唐說皆以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
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竘備也數極於竘九畡九州之極數
也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秭甄鸞五經算術云黃帝爲法數有
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
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
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
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
億億曰兆兆曰京也毛云數萬至萬曰億者卽是中數
萬萬曰億也又曰數億至億曰秭者或有可疑中數萬萬京
曰垓萬萬垓曰秭此應曰數億至垓曰秭也釋詁曰秭數也
數極於竘竘又生秭秭要爲數之極從億至秭尙隔兆京垓
故言及從萬至億不必言及也天子親耕藉田以供齍盛安
得有萬億及秭之多繼高廩而極其數言之固謂王者九畡
之田以食兆民取其經入以食萬官者也非謂高廩所藏齍
盛之委明矣正義乃謂祭祀亦用稅物不亦惑乎此言報祭
之齍盛酒醴必極之經入竘數者善乎劉向所序之推言之
曰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
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
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
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
子不敢以其物薦也周禮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云接

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然廩人之職則在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是萬億及秭者萬民之食也亦有高廩者大祭祀之接盛也安得謂以其萬億及秭數多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哉高廩卽御廩天子之御廩也何休云御者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劉熙釋名云高皋也最在上皋韜諸下也高廩言廩之最上者猶言神倉也箋破亦爲奕奕大釋詁文傳既訓豐爲大箋又言大有年無庸再訓豐爲大矣載芟箋有穗眾難進之文則鄭所見傳文或已作穗不知彼文承載穫故言穗此文釋高廩不得言穗也作疏者正以豐年載芟皆有萬億及秭之文習其讀而不察耳然載芟爲藉田祈社稷之詩而云萬億及秭則不止言藉田所穫豐年爲報祭宗廟之詩而云萬億及秭則不止言高廩所藏又可互相發明也爲酒爲醴以下亦與載芟同頌之常辭此獨云降福孔皆者言無一人不得其所也故傳訓皆爲徧此毛與三家義之可通者也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謹案音義云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是正義本作太祖音義本作祖音義是也白虎通義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

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文王之稱太祖在周公作雒之後洛誥曰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詩之言先祖者謂后稷以下未有以文王爲先祖者雖序曰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經言先祖是聽則序非合乎太祖明矣正義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時合諸樂器於太廟而作此歌而武正義謂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酌正義又謂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諸廟也彼疏亦謂先祖是后稷以下不謂文王其言一時之事者謂皆周公攝政六年所作武酌言武王克殷時事此言制禮作樂時事故彼疏又謂作者之意各有主也詩於九夏當爲納夏所歌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經言在周之庭又言我客戾止此其所取義也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鄭注云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鐘鏞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蓋九夏皆可謂之肆夏故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是繁遏渠皆謂之肆夏矣賓及庭當奏納夏臣有功當奏章夏而禮皆言肆夏大射禮曰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

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鄭又以肆夏爲時邁則下公拜受爵奏肆夏從可知而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肆夏當爲陔夏是陔夏亦謂之肆夏矣故曰九夏皆可謂之肆夏也然則有瞽與豐年相次其諸雅頌得所者與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笙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謹案傳或曰二字當作以白段氏若膺說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說文广部有虡字引詩借巨者是毛詩本古文無虡字虡大篆也小篆作虡或作鐻音義云田

毛如字鄭作幠音允毛詩所傳皆古文舊讀必不承誤讀田田爲大鼓正義但云應既爲小田宜爲大又云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爲縣鼓也是謂應田皆懸耳不釋田所以爲大鼓也鐘鼎彝器古文陳从攴从東東卽古文田大鼓之田與東从日在木中者異說文無从田之東故棟以二東而闕其說東從木田聲大鼓也讀若田小篆陳从申从申聲亦以無東字故耳說文古文陳从申盛甄豐等改定之古文也鄭易田爲棟說文云棟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東聲周禮曰小樂事鼓棟讀若引田申允引皆同均字東是鼓名棟當从東从東非聲其誤明矣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是謂應鼓與縣鼓東西相應也大射

禮曰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東縣謂阼階東所縣磬鐘鏄也其西階之西於西縣下則曰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其南謂西縣之南則其北亦當謂西縣之北是建鼓應鼙雖並設而別縣也在樂縣之北故變應鼙爲朔鼙耳禮又曰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備三面疑誤三面則軒縣也言南面是去三面矣阼階主爲君西階之西主爲賓西階之東於其羣臣故列數差次如此鄭注謂應鼙之外別有朔鼙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故名應鼙又改詩田爲朄則大鼓僅一小鼓有三所謂樂交應乎下者何取焉不如傳義爲長禮器言縣鼓大射言建鼓者一用周鼓一用殷鼓射與祭不同也次言鞉磬者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鏞皆南陳鄭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禮又曰鼗倚于頌磬西紘注云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次言柷敔者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鄭注云柷鼗皆所以節樂大射爲諸侯禮有鼗無柷此爲天子禮則柷敔與鼗並陳矣次言簫管者禮又曰簫在建鼓之間注云簫竹也謂

笙簫之屬倚於堂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庸以間此其次也堂下之樂備於此矣傳訓柷圉爲椌楬者鄭樂記椌楬注云椌楬謂柷敔也又明堂位揩擊注亦云揩擊謂柷圉揩擊卽書之戛擊鄭書注云戛櫟也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琴瑟無所用擽而古文傳又以戛擊爲柷敔則堂下既言柷敔堂上又言之於義未安要皆是所以節樂拊搏揩擊爲堂上節樂之器則書與明堂位皆可通矣言磬則鐘鏞可知言簡管則笙籥可知知無異代樂者以縣鼓推之樂言柷圉是爲備樂白虎通云柷敔者終始之聲柷始也敔終也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鄭注云已上皆堂上之樂所感也此言堂下之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蓋本肅雍和鳴而言也樂記曰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鄭注云樂器列數有差次卽言此詩陳樂之次也永長觀多釋詁文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謹案序言季冬薦魚者明此詩月薦之所歌也杜佑通典引高堂隆云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月也序又言春獻鮪者周官獻人春獻王鮪獻不必薦月令季春薦鮪乃是薦新序不言季春則獻鮪

與薦鮪有別夏時經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祭鮪夏時唯郊禘言祭則祭鮪非薦明矣薦以季月正祭以孟月殷祭以仲月者以天子之禮先時祭而後禘也王者於明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祖宗之有功德其廟不毀者與食焉不及毀廟羣廟故先時祭而後禘也其殷祭之祫毀廟羣廟皆升合食於太廟故卽以正祭之月洛誥十有二月戊辰王在新邑烝是也潛爲月薦之詩旣言季冬薦魚又言春薦鮪者經言以享以祀則不專指月薦又潛與雝相次雝則殷祭之禘也是序所言春非季春又明矣魚俎實也大祭祀羞齊羞俎莫不有歌小祭祀則月薦亦歌之故次齊夏納夏之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謹案潛音義引韓詩云涔魚池說文作糂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所今切與孫李郭爾雅注同糝本假借字說文糝爲古文糂桑感切籀作糝郭改木旁參乃說文糝字所今切糝無正字本是借聲無煩破讀音義又云糝字林作糂山沁切潛糝轉注聲取相近況潛與涔皆非本義或見爾雅注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改木爲米以附會米旁參其失之更遠矣涇渭漆沮皆邠岐豐鎬之水詩言太平德洽萬物盛多告於神明以享以祀與雅之旣醉鳧鷖鳧鷺南有嘉魚相應漆沮之魚多矣言潛者取之有節也物雖盛多必養之善而後敢以祭神饗德之備不求備物故祭則受福福者備也德之無不備也德無所不備福之大者也此詩人善言祭之義與

雝

序曰雝禘大祖也

謹案王者之祭外事之大者曰郊曰明堂曰五帝曰社稷內事之大者曰禘曰祫諸侯之祭外事則社稷內事則祫得上與王者同外事所以報天道之生成內事所以立人道之尊親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喪服小記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大傳亦云又曰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喪服傳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喪服者所以明人道尊親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皆以人道權其輕重也自四廟等而上之而爲始祖又自始祖等而上之而爲始祖之所自出自始祖之所自出順而下之而爲四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爲治昆弟而喪服有遞殺焉宗廟有迭毀焉此尊卑之統所由立也自孫卿禮三本以爲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故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此儒者以禘爲郊之所託始也漢書韋元成傳曰五年而再殷祭言

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盡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始封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彼特發明小記立四廟之旨以主迭毀之說於是宗廟之祭遂有祫而無禘矣不亦疏乎其言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者蓋指夏不立顓頊廟而言雖出讖緯必有所本然禮緯知夏不立始祖廟而不知虞亦不立始祖廟其義固偏而不全矣虞夏同祖顓頊爲高陽氏之帝始封之君不得立廟於其國及爲天子亦不得爲立廟至於配天之祖虞不改唐郊夏則鯀也無所謂親盡者殷周之祖契稷配天矣皆始封之君也則所謂配天而不爲立廟者何所指乎以此釋小記大傳與經義不必有當也況孫卿之意不過謂禮有三本唯天子事天諸侯事社大夫士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尊事卑事各有其宜所以貴始得之本也未嘗混事天事祖之禮而一之也鄭氏知以禘爲郊其說不備乃取大司樂冬至圜丘奏樂降神以爲帝嚳配天之祭且謂四代皆然然則禘又非郊於經傳所見郊與明堂之外又增一祭天之禮抑不思配天者高辛氏之帝也謂之周禮不亦誣乎然鄭氏雖以禘爲圜丘以禘爲郊而終不能沒其五年再殷祭之禮

故謂祫大禘小祫則合聚祭之禘則各就其廟是王者之祭亦止及其大祖與諸侯無以異也且帝嚳但有配天之祭而無時得正東鄉之位揆之於爲人子孫者之心安乎不安乎況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先鄭說也其不始於王肅亦明矣後漢書張純傳曰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始爲禘祭是漢氏一代未嘗禘祭至王莽改定祭禮始行之也漢書平紀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言明堂明非祫祭是當時但知有祫不知有禘也而張純亦弟言諦定昭穆禘以四月祫以十一月禘與祫皆合祭高廟而已原禘祭之廢始於秦世秦之先莫明其祖所自出襄公當周之未造見諸侯多僭禮以其國在西故主少皞之神作西時而祠白帝至始皇采終始五德之運自謂水德帝顓頊之苗裔則秦之祀典可知矣秦四時並爲郊月令改禘爲帝而宗廟之祭謂之嘗故曰大饗帝嘗卽郊廟也初以時爲郊繼以郊爲禘漢代襲之不知釐定而鄭氏遂以之說經是可爲典要乎雖序曰禘大祖大祖謂祖所自出帝天號也祭祖所自出而謂之禘卽孫卿所言王者天大祖是也尊不就卑祭始祖所自出不得在始祖之廟故祭之於明堂以始祖配之而有功德廟不毀者與食焉此禘之可徵於經者也秦漢舊制鄭王異議何聚訟爲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謹案辟公者明堂之事也言四方諸侯敬和明德來助祭維明堂之事也列文言辟公載見言辟公皆宗祀文王於明堂之事故曰烈文辟公言所以光明文祖之德也此單言辟公者豐邑之辟雍也何以知豐邑之辟雍詩所歌者文王受命始舉禘祀之事也故雝與潛相次潛言漆沮則非洛邑故知雝之禘大祖亦非洛邑也然則天作我將何以言之天作曰岐有夷之行則知岐周洛邑通千里爲封畿矣潛言漆沮則邠岐豐鎬之舊邦也辟雍言禘祀禘於辟雍中學明堂之位也洛邑之明堂曰明辟亦辟雍中學明堂之位也諸侯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此臨眾之儀非承親之

禮詩言穆穆者言文王始受命諸侯來朝率以祀其先祖梓材所謂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是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故知穆穆非臨祭之容正義得之明堂之事非一知此詩爲禘者以經言孝子非事上帝之稱曲禮曰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內事於明堂則唯禘也廣牡者全烝也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韋昭云全烝者全其牲體而升之也郊用騂犢禘用廣牡禘降於郊也肆祀鄭注尚書牧誓以爲祭名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云肆獻祼饋食在西時之上則祫也禘也破肆讀鬄見小子注先鄭如字讀云羊肆體薦

全烝也是肆祀卽謂廣牲之薦祫無全烝則祫又降於禘鄭謂禘小於祫祫小子疏謂祭宗廟不得有全烝彼以國語所謂禘郊皆祭天故其說異先鄭讀是也箋於此肆祀讀同傳與周禮注異但謂陳祭祀之饌非傳意耳自假哉皇考以下皆言文王禘祖所自出之事詩蓋言天所以嘉文王而命之者周自后稷公劉高圍亞圍以及太王王季積善累功故天安予之孝子孝子謂文王也宣訓徧者本公劉既順迺宣傳周家世有哲王載德不忝前人至文王以有文德武功而爲天下君文思燕燕純德合天從容中道如不及乃及也古文及从月死魄象日與月會也天安而如之聖人安而及之非固聰明聖知者孰能知之契稷皆出自帝嚳帝嚳卜其四妃之

子皆有天下有娀氏之所自出其後爲契命姓曰子有邰氏之所自出其後爲稷命姓曰姬商頌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能大其後者本之厥初生民之始天既命文王文王有明德復命武王非獨內德茂又歷世有賢妃之助綏眉壽介繁祉言烈考又言文母以天之所以右之者有加無已焉爾此皆成王周公太平德洽追頌文王始受命之時曰皇考曰烈考從後言之與當時祝嘏之辭異也長發曰濬哲維商雝曰宣哲維人其義同其文異者猶周雅言生民商頌則言生商一爲周公所定一爲太師所錄前代之詩也禘所以大於祫者祫則祭於太廟毀廟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始祖始祖之主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孫爲穆南方北面

自此以下皆然室中從西爲上禘則祭於明堂始祖所自出之位設斧依牖間南面以始祖之主配有功德不毀之廟主皆與食不及毀廟羣廟之主堂上以北爲尊祼則入太室古者五宮同制明堂無所謂五室九室者學者其愼考焉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謹案烈文天作我將臣工載見有客皆成王在洛邑十有二月戊辰烝祭太廟正月日至宗祀明堂一時事也時四方諸侯皆來助祭故序申言諸侯助祭以明之此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者以見新邑之考宮故言始也先言載見辟王是成王受諸侯之朝已見乎文王廟矣又特言率見昭考故知始見乎文王廟是但指諸侯來朝而言故舉重以見輕也言始見祀明堂尊文王以配上帝故我將特言祀文王於明堂烈文曰辟公載見又曰辟公皆祀文王於明堂之事也若言始見乎文王廟是但指諸侯來朝而言故舉重以見輕也言始見考宮則太廟宗宮可知矣凡序言文王者唯作洛告太平宗祀明堂之事故周頌三十一篇皆主於美文王盛德之形容而武王繼之故始於三象終於武志序言武王者則是武王之廟其義可推而知至雝與潛相次載見與有客相次明皆爲明堂之事而其時其地則各以類相從也正義謂此詩與烈文異時又謂以夏之正月來朝卽助春祠之祭皆泥箋義而誤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謹案墨子引此詩作載見來王彼求厥章本作求彼王誤以爲古者
諸侯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其國
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則
非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明矣傳於龍旂言有文章於鞗
革言有法度互文見義執轡如組傳曰御衆有文章言能治
衆動於近成於遠也是鞗革亦可言文章正義亦謂法度兼
言旂鈴也鞗說文作鑾轡首銅从金不从革毛詩借攸傳寫
誤作鞗鑾革謂轡飾鑾於革故箋言鶬金飾貌也箋又言休

者休然盛壯是破休讀侑班固兩都賦吐金景兮歊浮雲休
亦爲光景照耀貌也此言四方諸侯皆來朝極陳其車旂之
盛自率見昭考以下皆祭祀受福之辭言率見者謂天子率
諸侯而見考宮也箋言伯率之如顧命召公率西方諸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其實天子自率之也朝事記曰天子冕而執
鎮圭搢大圭乘大輅建太常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
尊也退而朝諸侯又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
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無率諸侯見
乎禰廟之禮此以洛邑新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並爲不毀
之廟祀於太廟則有天作宗祀明堂則有我將故序於此特
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言始者謂諸侯來朝天子率而見

乎考宮其禮始乎此也重其禮之始也以孝以享謂祫於太廟也烈文辟公謂光文祖之德者明堂之事也詩言率見昭考必兼此二事者明此三詩同時並事連類而及若謂助祭武王廟則序當言朝諸侯率以祀武王以諸侯始見乎武王廟爲助祭箋之失也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謹案祖廟者太廟也言太廟則宗宮考宮可知矣振鷺言三王之後此特言微子者洛邑之成所以褒殷於是引考於是承敘也太史公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曰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蓋武王立武庚存殷祀而箕子歸成王褒殷民作洛邑而微子來殷之仁人莫不來歸然後知周之德之爲至也王子弗出我乃顛躋箕子言之矣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能不太息於天命之辭常乎詩書所謂異經而同指也董生書曰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經言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代殷後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謂微子來助祭也不言助祭言來見祖廟者以詩主美微子之來朝非述祭祀之事也此詩與載見同時或言祖廟或言武王廟互舉以見義振鷺是夏日至祭方丘非一時事正義誤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謹案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
立三正則亦爲亦已可知故曰亦周也箋謂亦武庚非何休
公羊解詁云亦者兩相須之意皇侃論語義疏云亦重也微
子已代武庚爲殷後不得言重亦無兩相須之意當從傳意
爲長鄭訓蓼蓼且且爲盡心力於其事者釋訓曰藹藹蓼蓼
臣盡力也此引以釋經與卷阿箋奉奉蓼蓼喻君德盛義異
傳訓蓼且爲慎敬是蓼且乃助祭之容則敦琢其旅非謂從
者之衆敦追雕皆古文假借音義敦都回反徐又音雕追琢
其章傳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是傳破追爲雕彼音義追
無雕讀鄭氏周禮追師注追猶治也引詩追琢其章以易先
鄭追冠名序宮音義追丁回反治玉石之名一曰雕是先鄭

追讀如字後鄭破字讀雕可知械樸追字毛鄭亦皆讀雕正
義云敦雕古今字是也此敦琢傳意當以金玉對文而言謂
陳祭祀之器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玉瓚圭瓚也黃金所
以流鬯也彼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
朱中央矣殷核維旅傳曰旅陳也雕琢其旅言祼器陳於廟
中也此皆言祭前之事非述祭時之事洛誥曰王賓杀禋王
賓謂徵子也杀禋謂奉鬯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此言
敦琢其旅不言祼將者以詩主美徵子尊之也杀禋謂奉鬱
尊以助王祼故洛誥曰入太室祼也有客宿宿以下皆言祭
後留之以申殷勤不與臣工同日遣於廟者尊之也王者於
二王之後與諸侯異禮成王周公於徵子又與二王之後異

禮也既有淫威天之大則也謂投殷而封宋降福孔夷王之建極也謂作洛以毖殷箕子之陳大法九章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德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降威降福皆天所命非王者所得私故自清廟以至有客皆周公所以奉安文祖文王受於天之命受於天之民與光明烈考武王之大訓者而東征一役僅見是詩徵子所不必爲殷諱亦成王周公所不必爲管蔡隱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蓋有所大不得已者矣故次以武終臣工之什焉而周本紀乃謂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不亦誣乎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

謹案箋以象舞爲武王制以大武爲周公作與建初論五經同亦知象與武非一時所作矣而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注必謂象爲武時武樂者義固難通疏又委曲而爲之說而樂與詩之旨轉晦益見詩序義爲長也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詩與樂合德音之致必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之故登歌清廟其語如是大武作於武王時象舞作於成王時皆周公所作然皆謂之文王武王之樂不得謂之成王周公之樂此所謂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也自墨翟以來知此義者鮮矣下管象舞大武歌者在堂舞者在庭故曰升歌下管其升歌也不以鐘鼓竽笙之聲亂人聲

其下管也維清奏象舞武奏大武以管播其聲於堂下是以一升一下又何疑於象非文王之事乎故謂象爲武樂武詩者皆鄭之誤也周頌之次始以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以嘉文王之德所謂三象也升歌之後然後舞象箾南籥焉是謂象樂奏以象詩皆文王之德也象舞三成之後又舞大武六成是謂武樂奏以武詩皆武王之事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象言下管大武言舞互文見義至仲尼燕居則象舞皆言下管其不得以此證象爲武詩明矣夫子編詩以武王克商作頌七章分系清廟之什及閔予小子之什而武獨系臣工之什學者誤讀左氏春秋以爲武有七章而以此爲卒章者非也卒章者謂一章之竟樂曲盡於此耳維清奏象舞武奏大武一也武安得有七章乎以文王之德始以武王之事終夫子正雅頌之所即所以正樂也象舞合奏先象後武序固可知矣所謂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者合衆以事達神以德一升一下之義又何疑焉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謹案周公作禮樂於成功致太平之後作三象以嘉文王之德作武志七章以昭武王之功武志者大武之記載也三象者象其成功告於神明美盛德之形容而已奏象舞之詩即在三象之內奏大武之詩於武志之外別作武者三象一爲

登歌一爲下管一爲告太平之詩而告成大武之詩卽武志之酌是酌與維天之命同科武與維清同科矣酌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武但言伐紂而殷亡而已其於克殷以後之事無一語及焉則武之未盡善周公豈不謂然武之未盡善聖人所遇之時也文王開之武王受之苟時之未至聖人雖自彊猶未能遽及前人而嗣其迹作樂以美其功業之致定六成復綴以崇則武之未盡善武王豈不謂然書傳言武王之入商皇皇乎若天下之未定周公趨而進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多士曰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戾定也言武王之立武庚意謂天卽於此大定殷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又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五祀卽武王克商後二年有疾周公作金縢又三年而崩爲五年也須夏者寬假以待之也武王須夏之紂之子孫非須夏之紂也箋謂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失事實矣韓詩外傳曰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也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周書世俘曰則咸劉商王紂非止殺之謂也度邑曰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悉求矢惡貶從殷王紂四方亦宜未定使武庚及淮夷未畔而武王卽致天之明命以黜殷後滅五十國戮飛廉時未至而先致之作新之邑自服土中謂四方其定乎爾子孫其定乎聖人之於天道必不然矣勝殷遏劉耆定爾

功皇皇乎厪逮及之也不自尚其事其重且大者不得不遺之後人武之盡美未盡善天下萬世之人又誰不謂然文王以文受命至維清奏象武始追遡之曰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雖以文王之德不得不至是而後成也顧謂武王之德與舜不同即韶武而知之其諸聖人之微言誰與繹之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二十六終

淮陰吳光耆
長沙王先愼校